

著人夫瑟玳溫威那

年 之 福 幸

譯 一 了 王

幸 福 之 年

王了

海 上

行 印 局 書 智 啓

李道

1934年

那威溫飛瑟夫人著  
王了 一 譯

幸  
福  
之  
年

啓智書局印行

## 幸福之年

那威溫玳瑟夫人著  
王丁一譯

溫玳瑟夫人 (Sigrid Undset) 二十九歲的時候，發表她的處女作吳利夫人 (Marthe Oulie) 印成日報的形式，竟能傳誦一時。這是一九〇七年的事。次年她又發表她的第二部著作幸福之年，名譽更好。一九一一年她的長篇小說 Zenny 出版後，便得了大文學家的盛名。次年，出了一部短篇小說集名為窮人，在這集裏頭我想譯他一篇史曼孫。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二年，她發表一部大傑作，名為 Kristin Lavransdatter。這是中古式的作品，和上面所述那些現代式的作品不同。但無論那一部小說裏的女主人翁，像 Kristin Lavransdatter 裏的 Kristin，吳利夫人 裏的 吳利，幸福之年 裏的 溫妮，等等，都是溫玳瑟夫人的自傳。可以說她的作品，沒有一篇不是自傳的。本年十一月間，溫玳瑟夫人得到一九二八年的文學獎金，同時柏格森 (Bergeron) 也得到

一九二七年的。人們以為柏溫都值得受獎。單說在那威一個小國裏，溫玳瑟的作品每年賣得八萬「古蘭納」，約值華幣五萬元，可見她受人歡迎到甚麼程度了。

—

伊威爾笙夫人沿着園裏的柵子走。草地還濕，所以她一面走，一面擦起衣裳。

「孩子們，來！來！看看我們的小產業。你們覺得美麗嗎？老實說，房屋都快要倒坍了，園子變了滿目荊棘的樣兒，還有甚麼？然而，你們試看這個涼臺。」畢爾支挾着她母親的臂膊，兩人同注視着那一所房子。溫妮遠遠地站在那邊的路上。

那一所木造的老房子靜悄悄地躲在大園子裏。房門的上面刻着「寂寥」的字樣，一半兒看不清楚了。

那時，四條新路框着這個住宅，此外再沒有第二家了。碧綠的草地上，幾條灰色的路線像張着幾縷細絲。草地的中央，一座新屋很驕傲地矗立，牠的窗外的欄杆是鐵鑄的，牠的樓閣是白鉛粉飾的。屋子外面錯雜地堆着些稻草，却像太陽底下的金子，放起光來。城市遙遙相對，一排一排的屋子，有一根一根的欄杆點綴着；屋頂的目空一切的箭尖，正在表現牠高傲的樣兒。

在這個景色的前面，溫妮感到一種劇烈的情緒。昔日彼輪山那邊的屋頂上的紫雲，便是今天所見的雲嗎？她從前在小小的鄉鎮裏住了一年多，所見的景象和今天所見的，實在大不相同了！

她到了克利斯狄亞（註一）的那一天早上，也曾受了同樣的感觸。

（註一）克利斯狄亞是那威的國都。

汽輪駛進了海灣，在油膩而現灰綠色的水面上慢慢地開行。溫妮認得這些半

圓形的小山——下面是城市，塵埃飛揚成霧，——上面是住家，其高度可比於彼格拉，彼格多，奧斯格爾，及老而灰色的阿克爾斯山。她聽見鐵鎚子的敲擊聲，石橋上的車子軋轆聲，在寂靜而燥熱的夏天的空氣裏傳入她的耳朵。一陣一陣的嗚咽升上了她的喉嚨。唉！她享受的是這個環境：燥熱，塵埃，以及強烈的氣味！

「這顆老榛樹……溫妮這裏來！我曉得你已經聽見你母親告訴過你了。這顆老榛樹是你們的祖父種的，那時我年紀也小得很。我們把這樹叫做「金婚樹」。這是不很對的；但父親和母親常說：『到我們的金婚的時候，在這榛樹下擺酒席。』」

伊威爾笙夫人走了幾步，又停了腳，注視園子裏。

「這真變化的厲害了。你們聽我說。那時節，何等風光！草地夾着路邊從我們房間裏直可望見西原。」

「空勞回憶啊！那時你母親與我都訂了婚——溫妮，你曉得的，你的父母的

婚禮便是在這裏舉行……我們該離開此地了，彼娜嬌娘不高興等候人家吃飯的。」

伊威爾笙夫人直向城市走去，兩個女子都給她的臂膊夾着走。

「畢爾支，那時你父親常來拜訪我們，我們常在郊外散步。你父親長得很好看，又博得人家的喜歡……啊！他長得真不錯啊！……」

她突地把兩女子的臂膊夾緊。

「呀，孩子們，你們正當幸福之年，還有整個的奇妙的生活在你們的前程哩！」

那嬌娘住在聖約翰山後面的一條新路。道路只一邊有屋子。

「彼娜嬌娘住城和住鄉下一樣好。何等美麗的景致啊！」

伊威爾笙夫人在門前停了脚步，氣喘了半響，才爬上了樓梯。

克利斯狄亞的盡頭處……

幾條新路直通到青山之外，幾處新設的市區在草地上，周圍有的是老的貴族人家。城市的薄薄的陽光沿着大江直到格利夫斯山的跑馬場。松林在地面的陽光上畫出斷續的影兒。這陽光照向伊克彼爾山，城裏升上的煙霧罩住了山頂。在格律乃爾區，——愁慘而灰色的工人區——的後面，有的是一望無涯的東原的草地，紅的屋子及樹木叢生的園子正在夕陽晴照裏洗浴。

「你們到底來了！」彼娜嬉娘說。「我不知道是否我們今天晚上可以到涼臺裏吃飯。我們只剩下四個人：杜馬出去了。溫妮，你可以幫幫我的忙嗎？」

彼娜嬉娘排列許多冷盤子，在茶壺子與乳酪蓋的周圍。

「伊爾達，（註一）你坐這裏罷，——你看這裏並沒有好多位置——畢爾支，溫妮，你們長得小巧，每人拿一張凳子靠着門口坐罷。」

真的，沒有好多位置，姑母與伊威爾笙夫人及一張桌子已經把整個的涼臺佔滿了。



彼娜孀娘家裏的晚飯老是一件紛繁的事務。溫妮坐在凳子上，正在打盹，找她甜蜜的夢。城市的喧譁傳入耳鼓，像遠地來的音樂，混合着悄悄的談話與旁坐者的笑聲。有時琴韻依稀，接着是阿克爾河的濤聲。隨着風的大小而變牠的腔調。不少的電車駛上格律腦爾，在黃昏的景色裏發出牠們的喧譁。天色逐漸黯淡，却不陰沈。窗欄的花與瓶裏的花自畫成爲無顏色的幌子，久而久之，却成爲濃黑了。忽然間，一個星子高高的放出牠的光輝來。

溫妮聽見，震耳欲聾地聽見孀娘的肥而愁悶的聲音，在敘述他的兒子——海軍的官員——死的事情。連這次共說過十次了。

「你們懂罷，那時節；我把他父親死時的情形告訴他，說他父親對於耶穌有不可動搖的信仰，他却回我說：『我父親才這樣呢。至於我，我是個造孽者。母親啊！我的生命被煉化了。我非但已經造孽，而且已經否認聖父，侮辱上帝了。不，決不，我不復能信仰了』。唉，我聽見了這話，何等的心痛啊！然而我向牠

說：「那怕你的罪孽比血還紅，聖父會替你洗乾淨，成爲比雪還白。上帝已經顯示給我神聖的預言，這是千萬萬確的」到末了他飯依了。哭了，哭而又哭……上帝該感動了。其後我們一齊祈禱，於是……」

（註一）伊爾達是伊威爾笙夫人的名字。

紅色的一輪明月在伊克彼爾山上露出來，漸漸褪色而成爲鍍金的樣兒照到克利斯狄亞的塵霧的上頭。

「嬌娘，」溫妮和婉地說。「畢爾支和我，想在睡覺之前，作一個小小的散步。」

「這樣晚了，你呆嗎？我們進去罷！不要感受了風寒。」

「呀！一個小而又小的散步罷了。我們很覺得需要走動走動。」

「可愛的孩子們，你們今天出去的時間儘夠了。」

溫妮很動氣地頓腳，固執地說：

「我有運動的必要，你懂嗎？」

「我說不行就不行。進來罷！待我去點着燈，溫妮，你該乖乖地和我們攪些小玩意兒。」

彼娜嬌娘踟躕地進去了，把掛燈點着，把散亂的墊子移放到紅布覆着的椅子上面。

「昨天，我們參加聖約翰山的音樂會。你們曉得明天下午我們幹甚麼嗎？我們要到，拉得格島去，在漢園裏喝咖啡。伊爾達你覺得如何？」

「呀！有趣，有趣！溫妮和畢爾支將不能……」

「我們該帶着些麵包去，恐怕要耽擱到晚上纔回來哩。」

「正是！像上次一樣，我們到鄉間旅行的時節……姑母，你記得這個留給媽媽的籃兒嗎？」

畢爾支關上了涼臺對過的那些門戶，於是把鋼琴的蠟燭點着。那些嬉娘（註一）都在沙發上打盹。

「她！我們的小藝術家要等人家來請求嗎？」

「我全不曉得。」

「哎喲！虧你說得出口！你的可憐的母親把她所有的錢不給你學些有用的事，却聘教員來教你的鋼琴。你却說得真輕鬆：「我全不曉得！」」

「我一點兒記不得。」

「那裏話？」畢爾支說「你記得的多着呢。卓賓的（註二）夜課之歌，你記不得嗎？」溫妮的嘴唇輕輕地顫動。

「卓賓嗎？你對於這個，真是一點兒不懂！」

她跑近了鋼琴，彼娜嬉娘很瘋狂地連聲叫道：「岳米預狄的華爾斯。」（註三）

(註一)按那威的習慣，上了年紀的女人都可以叫做孀娘。

(註二)卓賓是個著名的鋼琴家。

(註三)音樂譜之一種，伴着「華爾斯」式跳舞的。

第二天，溫妮經過克爾約翰路。想到市場去買一個古蘭納（註一）的花圈，送到雙親的墳墓上去。

太陽照着荒涼的路上，開着花的菩提樹的香氣輕輕地放出來，幾個老頭子坐在凳子上，幾個窮孩子圍繞着維爾邁蘭（註二）的塑像做遊戲；所有這些都令她回憶到她的假期及都城的小住。……到了今日，假期已不成爲問題了。

這個旅行，已經令她歡喜欲狂了！

在克利斯狄亞她不認識一個人。這個也許對於她更好些，因爲她現在不得不把全家拉進博物院去了；畢爾支對於一件小小的事情便大驚小怪；彼娜孀娘時時刻刻在外省親戚跟前表示她對於藝術的認識；伊爾達孀娘疲勞的要命，偏不服氣

兩腳蹣跚地硬要走路。

「溫妮伊爾希！哈哈，你原來在這裏！」

「達克麥爾疏德！」

「我真喜歡的了不得！」達克麥爾夾着溫妮的臂膊說。「你不曉得嗎？」

「我聽說你的母親死了，」溫妮很替她傷心地說。達克麥爾長嘆一聲，默然不語。一會兒，却把她的無名指上的金戒指顯給溫妮看。

「恭喜！恭喜！你已經訂了婚嗎？」

（註一）那威國幣名，合華銀六七角。

（註二）全家由她個人主持的意思。

「不是，也可以說早已是了。我已經結了婚。讓我自己介紹一下：達克麥爾凱賽爾，船主克利斯托夫凱賽爾的妻子。你和他很熟。他認識你，他覺得你很標

致，呀，你曉得，我不吃醋的。我們現在住在愛爾威克，我希望你來看望我們。你不能嗎？你沒有工夫來嗎？不是罷，溫妮……溫妮伊希！」

溫妮微笑。「溫妮伊希」是她在中學的時候的綽號。

「是的，我結婚了，兩個月了。然而我絕對的要你到我家裏來。這沒有什麼妨礙，你曉得的；而且，克利斯托夫對人很客氣。」

溫妮一面走，一面放眼瞧着她。她真時髦啊！衣服的縫工精美到無以復加；一雙法蘭西式的漆鞋子，一頂配合身分的帽子。溫妮真覺得「自慚形穢了」。達克麥爾只有十九歲——比溫妮長一歲——已經是一位夫人了。路上遇着些朋友，她一一施禮，何等風雅的態度啊！

「上我家裏去罷！我家離這兒非常的近……你將看見我們布置得何等妥當！」達克麥爾先進了門，把所有的帷幕都打開了，連一個衣櫃子也不肯放過。

「你曉得我銀器是有的，只存放到銀行去了。這是克利斯托夫的床，那是我

的。當你來看望我們的時候，你便在這裏宿罷。今年的秋天你便該來了。克利斯托夫可以到吸烟室去睡幾夜，這個對於他沒有什麼妨礙的。」達克麥爾微笑，一道烟火照耀着她一雙棕色的大眼。

她吃了幾個糕餅，同時喝了些波爾托。(註一)

「那麼，我昨天在大學路看見的一定是你了。你和你家裏的人同在一塊兒？是不是？可憐的溫妮……呀！對不起！」

溫妮笑了一笑，微微地歎息，又呼出了幾口氣以免雪茄的烟氣衝進了鼻孔來。

「你是保姆嗎。或者同性質的事情？」

「是的；或者可說，差不多。」

「哎呀呀！這該是討厭透了罷？大約許多的男女孩子？」

「十個。」



「呀！天啊，嚇煞人！這種營生該被禁止的。我向克利斯托夫說過：『三個，頂多三個。餘下的你自己照管罷！』……你看管這一班小鬼頭，有多少報酬？」

「十個，古蘭納，……不夠買一雙漆鞋子。」

「十個『古蘭納』嗎？溫妮，你這樣有才有藝的人。肯幹這種營生嗎？」

叔父與嬌娘以為這已經很了不起。再說，我相信伊爾達嬌娘絕對不會有過十個古蘭納一個月。白天的工作……夜工也在內。」

溫妮把雙眼半閉，滿意於她的放浪主義。這個可以減輕她的難堪的痛苦。

（註一）葡萄牙所產的著名葡萄酒。

達克麥爾笑說：「溫妮，這不是正經，你不能常守着特郎維克。（註二）你有這樣的才藝，該學演劇。將來變個劇界的明星。」

「我很相信」，溫妮含糊地說。

「好，看罷！你將能達到目的，要達到目的纔好。」

「你還要怎樣！我沒有錢而又不能不吃飯。」

「誰叫你不吃飯？你一方面還可以幹些營生。教些音樂的功課。真才藝終久把得好聲名，那怕他千磨百折！再說，你非但嗓子好，而且長得漂亮，演起劇來非常生色。我親愛的溫妮啊，前途無量！」

達克麥爾老是說，老是喝波爾托。

「你常到我這裏來，我們一塊兒過好日子。到後來，也許你和克利斯托夫的一個朋友結婚，住的華麗的屋子，和上流社會的人物住來。溫妮，——達克麥爾說時把兩腿交互着——生活沒有像人家說的那麼壞罷。」

% % %

溫妮從她的女友家裏下來，兩頰火燒般紅，頭重耳熱，她上午不該喝波爾托酒，而且達克麥爾的希望無意地把她激發起來了。此刻市場一定早已關了門。

「伊爾希姑娘，您認不得您的老朋友了！」

（註一）守株待兔的意思。

「杜爾納，呀！原來是您啊！」

「哎呀呀！半天纔想起了。……我便是杜爾納，不錯。」

一陣微笑在斯克士特杜爾納的孩子樣的臉上露出來。

「剛纔我在屋頂平台上坐着，看見你走過。你也瞞了我幾眼，竟是「視而不見」。我自語道：「這一定是伊爾希」，於是我即刻來追你……像瘋了似的。」

溫妮傍着那一位穿着「雅卓丁」服（註一）的斯克士特的身邊散步，很有不少的驕傲。

「我的福氣真不錯。你不過在此經過而已，我却僥倖遇着你。我同希和德及馬遮爾孫航海了好些時候。本年的夏天我打算在巴爾狄克海裏兜一個圈子。媽媽

和愛瑟常在羅沙爾特。我的叔父——斯特卓爾子爵——在春天裏已經來了，我們有了一個小小的吵鬧……可以說是吵鬧罷。因此，我不急急地回到那邊去……您是上坟去的，容許我陪你去嗎？你不說我胆子太大了嗎？您的態度冷冷淡淡的，您忘記了當年我們「兩小無相猜」的時候，你你我我，何等親熱呵！

溫妮嫣然一笑，對面凝睇着他。「我記得比我第一次領聖禮的時節還早些。」  
「不是罷，沒有那麼樣久遠。你記得我們和漢士，丕耶爾，日耳達等同划船的那一天晚上嗎？呀！溫妮，我記得你的金黃的頭髮在夕陽的晴照裏耀人眼簾，真像昨天的事情哩。」

（註一）一種運動的衣服，為划船時用的。

「是的，我們大約曾經你我我地親熱過來。我記得不清楚了，杜爾納，「您也記不清楚罷。」

溫妮不願入戲院咖啡館去喝嘛喇嘴(註一)，因她怕回家遲了，而且她已經喝過波爾托。

「但是，親愛的溫妮，我們可以隨便揀些別樣東西。天氣這樣熱，一杯冰淇淋總不會使你討厭罷。」

一會兒，他們坐在戲院咖啡館裏的一個角兒上了。溫妮兩肘支着桌子兩脣露着微笑和斯克士特鬼混。

不行！不行。她本日下午要同她家裏的人出外，第二天要動身，不能夠訂定一個約會了。……

已經三點一刻了！回家要遲了一點多鐘。她差不多算是已經答應了斯克士特的約會。……

此刻要到坎地去是不可能的了。她或者可以寄兩個古蘭納來給達克麥爾，請她代買些花園。

唉！她穿的是何等寒酸樣的鞋子，偏遇着一位專從婦人的服飾上注意的斯克士特！

（註一）西班牙著名的葡萄酒。

她到家的時候，四點多鐘了。

畢爾支來開了門。

「我們早已吃過飯了，嬌娘非常動氣。」

「你真沒有一點禮貌了」，彼娜嬌娘說「你大概要我們在外面兜一個大圈子，

你纔快活，居然敢遲到了一點鐘！我不許這樣！你聽見了嗎？」

「我在坎地上耽擱了頗久的時間」，溫妮回答說。而且我遇着一位女朋友，凱

賽爾夫人……」

溫妮和畢爾支上樓去穿衣服。

「呀！溫妮，你的鞋子真漂亮！」畢爾支撫摩着她那一雙灰色山羊皮製的鞋子說。「但是，不曉得和這套黑衣服配不配？」

「怎麼不配？這很時髦，尤其是配着令人魂銷的小腳。再說，我買的並不貴：十七個古蘭納。」

「呀！呀！真闊綽！」

在畢爾支看來，溫妮每月領十個古蘭納的薪水，真是富人了。

那一班嬌娘也是一樣的意見。溫妮用錢太浪費了，像她的母親諾拉。

溫妮在明鏡裏看了又看，心滿意足。她的黑衣服穿在身上，越發顯得風雅宜人。她撫摩着自己的一捺腰支，注視着自己的又勻又密的雪白牙齒，——只嘴大了些，脣白了些。然而臉部却非常細嫩，皮很潔白，鼻子高了些，額豐滿而闊，頭髮作金栗色，天然彎曲，不藉人工。

她本不該買這一雙鞋子，花了兩個月的薪水。而今雙親坟墓上的鮮花，却沒

有餘錢去買了。傷心啊！這點小小的禮物還不能奉獻母親以表示紀念！然而她母親在時，她不算怎樣孝順，有時反會使母親傷心。後來到了伊威爾笙家之後，回憶當年。唉！纔知道母親好啊！現在，不說別的，連一束花園的錢都省不下來，何以對死者呢？

她的喉嚨哽咽了；卑賤的，貧窮的，疲乏的，種種情緒都來。忽然得到一個回憶，久遠的回憶，苦味的回憶，一輩子不會忘記。有一天，她和孀兒達倫丁人家好些覆盆子，給她母親知道了，不許她們吃。然而也不拋棄却用來做菜羹。她看見了這菜羹，便覺得身子不舒服，沒有一個人知道她病的原因。這沒有什麼意義，不過足以表示一個兒童的非常容易感動的心情。貧窮傷了她的意象。鄰兒譏笑她的破舊衣服與粗劣鞋襪，這也激動了她的意象。她母親所希望的，千萬樣的小物件，都不能到手，只聽得她的長吁短歎。唉！羞人啊！羞人啊！偷東西來做晚餐！世上還有人窮到這個地步嗎？



「你真漂亮啊！」畢爾支和婉地說。溫妮注視着她的堂妹子。沒有法子擦開手，該帶她到澡堂去……溫妮一半兒憐，一半兒傲，整理畢爾支的衣裳，紮一根絲帶。她的微黃的，厚而短的頭髮上，找出一條白的領結，一根條帶，配她的「海衣」。

「現在你真的美極了！」

畢爾支快活非常。溫妮不願納悶，在鏡子前面，兩手扳着頸窩，出神地注視着。

「不，決不，生活沒有像人家說的那麼壞罷！」

「呀？溫妮你瘋了？」畢爾支害怕地叫起來。

% % %

這咖啡喝不完了：溫妮在這樣想。她真不快活。糕糰都像不新鮮，怎麼吃得下口？然而，除她之外，誰不喜歡？

這一所小小的紅屋子，配着白色的窗欄。松林裏碧綠的溪流放出稀薄的水光。

在伊爾達嬪娘看來，再沒有比這個景色有詩意了。她主張到外面散步一下子。

溫妮夾着她的臂膊。一種無限的愁悶，——等候，——甯靜而晴熱的夏日，使她對於這位面帶怒容的嬪娘格外柔和。伊威爾笙夫人身材雖小，却很年輕，自從產了第十個孩兒之後，害了腹膜炎症，所以一步一步地慢慢挪移。

那些嬪娘各把各的繡工拿出來。

「你們在這裏歇息，我和畢爾支洗澡去。」溫妮說。

「不行！」——這自然是彼娜嬪娘的話。——在這裏陪着我們！你專會翻花樣。

「唉！這麼厲害的天氣，洗一個澡，何等涼快！」

「你儘可以每天在斯托爾桑那邊洗。再說，吃飯之後，該等三個鐘頭後方可洗澡……」

溫妮急得要死。她和斯克士特約好了六點鐘相會，此刻已經將近六點半了。

彼娜嬪娘常常找着些新的論據，溫妮也偏不肯認輸。

結果是伊爾達嬪娘勸她讓她們走了。

溫妮像鳥兒出了籠子，一溜烟地飛跑了。

畢爾支偏不識趣，一步一步慢慢地走，還在路上摘些蛇蛋果。『我的小冤家，斯托爾桑那邊的蛇蛋果多着呢！』畢爾支拚命跑，纔追趕得上她。

澡堂前，斯克士特穿着白衣服，正在踐來踐去。他和溫妮無意中在這裏遇着，都覺得很奇怪。

『伊威爾笙姑娘，我的堂妹。』溫妮和她的體面朋友傍着走，談論童時的回憶與普通的友人——享用豪華的富家子。畢爾支忽然地曉得溫妮在這美麗的克利斯狄亞城裏，原來是位華貴婦人。這樣看來，她鎮日悶悶地和一班孩子在斯托爾桑廝守着，教些無聊的功課，和麥克利特玩耍，又在家裏管理一切的事情，何等可憐啊！溫妮，溫妮，真受了苦了！『在家裏，』依畢爾支看來，真是灰色而可憐的事情。

畢爾支姑娘，「您是第一次到克利斯狄亞來嗎？」畢爾支紅了臉，「我很小的時候來過一次的。」

「您覺得住城怎麼樣？」

「我曉得畢爾支甯願住鄉下，她極愛比谷陀。我好不容易追她來了，她一路上只顧摘蛇蛋果……所以累得我遲到了。」

畢爾支只管睜着雙眼。溫妮呵呵大笑。「畢爾支，莫把這件事情告訴家裏……您想想看，一個約會……」

「那麼，您的妹子該有些蛇蛋果吃才行。伊威爾差姑娘，您說是不是？……」他們吃了些蛇蛋果，斯克士特說：「畢爾支姑娘，您看，我是不是比您的姊姊容易說話些？她在斯托爾桑變了這樣壞脾氣，您看她不是對我也撒嬌嗎？自然她在那邊不知有多少臭男子向她獻殷勤哩……」

「斯克士特，不老是說那一套話了；這小女孩正在預備領第一次的聖禮呢。」

「畢姑娘，是不是？她一方面跟一班少年男子鬼混，却一方面沒良心對他們。」

「說的對，畢爾支回說。」

「天啊！斯克士特，您改天來看望我們好了。說不定您便是臭男子隊裏的頭目呢。」

「喂！那麼洛克是個候補員了。還有加爾斯登……」

「但是，我的可憐的小乖……」

溫妮不好意思生氣勉強笑了一笑。「那一個正是和你鬼混的呢。……他和我的堂妹子一同預備第一次的聖禮。」

畢爾支看見斯克士特握着溫妮的手。她非常地快活，一面唱，一面把頭搖動以表示節拍。過路的人都很有趣地注意到她。

他們一直到了天氣很晚的時候才打算分手，剛剛到了浴堂前面，却看見那些

嬌娘恰恰到來打個照面。

「哎呀呀！你們幹甚麼？我們很耽心，以爲你們溺在水裏了。」

伊威爾羞面色頓變。她一定是哭了。

溫妮介紹她的朋友杜爾納。斯克士特道了歉。他遇見了這些婦人，他和伊爾希姑娘能再會面，非常欣幸。

斯克士特在兩位嬌娘的中間走。溫妮非常的希望他告別。她最怕彼娜嬌娘的粗言野語。看啊！嬌娘們的面色！

他把她們一直送到漢園。桌子上有的是柳枝編的籃子，繫着繡帶。又有牛乳瓶子及一些乳酪糊的麵包。

「我不曉得杜爾納先生肯否賞光，和我們吃一頓便飯……」彼娜嬌娘說。

「多謝多謝！我很抱歉，不能奉陪。……」於是斯克士特面帶笑容地規規矩矩地，向她們施禮，告別去了。

溫妮望着菜盤子出了神，覺得很不舒服，然而不能給人家看破，只好揀了一片有蒜的臭味的風腸吃了。

畢爾支倒很能守秘密，對於嬌娘們的質問，不大答覆。

剛剛回家裏，畢爾支趕快跑到她的臥房裏，暗中摸索地把溫妮的床整理好，這表示她對於溫妮的同情。

溫妮回來，脫了衣服，一句話不說。畢爾支曉得她哭了。

溫妮突地躺到床上，很生氣地嗚咽地哭……她豎起了半身，在那可憐的臥室周圍瞟了一眼，看見牆上裝飾的郵政明信片，椅子上的面盆，及一個蟹腳的橫櫃……她越哭越覺傷心，這麼窮苦，還有什麼希望？一點兒快活都沒有，一點兒……畢爾支很矜憐地看着她。很熱烈地說：「喂，溫妮，你愛他是不是？」溫妮聽起來喝道：「傻瓜！」忍不住又哭了。

溫妮慢慢地走上荷曼斯路，在每一家店子的前面都歇了一歇。說不定他也在等候了……她又停了步，輕輕地頓腳；天氣冷得很。在一個鏡子裏她看見了她的面孔；是電燈光使她的臉色淡白了嗎？

冷啊！她把雙手插在衣袋裏，向前跑去。

製造廠裏黑暗而荒涼，只有一盞燈，在二層樓上照耀着。

溫妮一氣地跑上樓來，開了辦公室的門：「晚安，先生。」

燈下工作的男子打一個半轉身：「晚安，溫妮，你來了，謝謝你。坐罷！我已經做完了……」

燈光照着一個廣闊的背脊，一段給太陽晒成棕色的頸窩，一簇飄蕩不定的金黃頭髮，一個俯向書桌子的頭。

溫妮悄悄地走近，在他頭邊低頭說

「等一等，讓我看，等一等……我馬上就來。」



她在屋子裏兜了個圈子，細看那些圖畫。於是她又跑進主任室，把所有的燈都關了，坐在一張安樂椅上。

「請你把那些燈都關了，回到這邊來罷！」

溫妮注視着克利斯田的帽子。

「你看，你的帽子不很大方。」

「我將另外買一頂以備我們婚禮之用。」

她穿上大衣，戴上帽子，拿一枝自來水筆放在口裏當一枝雪茄。下巴靠着手杖的曲柄，坐在另一張桌子旁邊，勉強使聲音變洪大了些。「朱爾德技師，恐怕我不得不銷了您的差事，您幹事情不很行……」

「哎呀！」

「我不覺得我的帽子有這麼壞，」他一面穿衣，一面說。「你不願和你的未婚夫接吻嗎？」

「你已經等到現在了，你可以再忍耐忍耐……」

她打算出去，說：「你真呆！克利斯田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對你說，你不該和我接吻。……」

靜默了一會子。

他兩手抱緊了她作了一個長時間的接吻。她嬌柔就抱，回他一個甜吻，覺得身輕如葉，壓在這位偉壯的克利斯田的胸膛，真是一種說不出的愉快。

他們一同到教堂裏去。

「你看，已經沒有北極曉了。」克利斯田說。「剛纔我在窗子裏面還看見北極曉。」

「好罷，難道北極曉肯等到你畫完了圖畫纔退去嗎？」

「我的小溫妮，你還有的是壞脾氣。」

「我只說笑話作耍罷了，你却當真嗎？」

北極曉是沒有了，却有月亮兒躲在輕雲裏像珠鈿般放光。薄霜蓋着的樹林和地面也有微弱的返照。羣山露面，却只一些輕淡的影子浸在半明半暗的晨曦裏。

他們在跑馬場邊停留良久，望着一片平原。他們幾乎互相看不清楚面孔。溫妮穿着薄布的衣服，有洞的鞋子，冷得幾乎失了知覺。疲勞與愁悶的情緒湧上了心頭，她想起她的可憐的衣服，淡薄的餐飯，怎能有一片刻的適意？她攬緊了他說：「我有我自己的已經夠了！」

「我愛，她有的是什麼？」

「好罷，……我們老是拌嘴……」

「溫妮，是誰起的頭？……我愛，你太容易動氣了。」他覺得第一句話說得重了些，趕快變了高興的腔調；「你工作太多：辦公室裏捱到四點鐘，還有杜母葆

夫人家裏的唱歌及教讀的功課。你天天爲着金錢問題而愁悶……你疲倦透了，還要爲些小小事情而生氣。」

溫妮只是歎氣。

「克利斯田，我們不再說這個了。到我家去罷！我煮些茶喝，我們可以一同吃晚飯。」

「我今天晚上要做工呢……」

溫妮冷笑說：「你老是說這個。」

「我愛，你該曉得我爲誰辛苦啊……」

「唉呀呀！你辛辛苦苦地工作爲的是什麼？豈不是爲的將來有一天我們可以結婚……然而此刻我使用得着你，因我此刻懷喪愁鬱，快要成病。你偏沒有時間……今天晚上暫停一天工作好不好？」

「好好！我求之不得；那有不願的道理！」

他們重新轉向城裏走。忽然一對男女在他們身邊走過。

「這不是畢爾支嗎？現在和她鬼混的一位學生是誰？」

呀！他和她正同在一個人家裏騰宿。他每天晚上都到商業學校去找她。他名叫古爾斯達……

「他也該住一個騰宿的人家，像波爾蓀姑娘家裏便好，你的堂妹子在那邊，她覺得那姑娘對人非常客氣。」

「好教我也遇着一位學生！……」

他笑了。

「我曉得你不大喜歡我。然而你自己却很舒服。我不喜歡你的小小的壞房子。」

「我却以為你在我家非常舒服，克利斯田。」

「你曉得爲什麼我這樣說？你的孀娘曾經告訴我這屋子修理了多次，不宜於居住。」

溫妮不回答。

「我們去搭電車到戲院咖啡館去吃晚飯罷。」

「你今天晚上該要工作，還是我離開了你好些。」

「溫妮，你聽我說，我是你的未婚夫，可以給你一些忠告。保護你的名譽乃是我的責任。」

「我對於人家的閒話一概置之不理；你呢，也該置之不理纔是。我覺得你在這問題上這麼着意，未免太奇怪了。」

我的可憐的小溫妮。你不曉得人類的險惡，他們常不懷好意……

「我未嘗不曉得，但我可以超過一切。」

「如果我可以超過一切，我只是一个無賴罷了。」  
他們到了電車站。

「去罷？晚安，克利斯田。謝謝！」

「那裏話！溫妮，你真個……」

「規矩一點，你以為我帶你到我家吃飯是很快活的事情，我曉得你總離不了這個念頭。」

「我們在外面吃飯也行！」

「不怕人家造謠嗎？」

「但是，我們不是已經訂過婚嗎？」

「再說一層，我沒有換衣服。」

「唉！你將要感受風寒了！爲我而病了。我爲你耽心，你曉得不曉得？」

「而且，支伊威爾姑娘請我今晚到她家裏去。」

「溫妮！」

「讓我去罷，克利斯田，晚安。」電車開了，她看見剩下他鬱鬱不樂地在走道上，未免有些懊悔。

她也沒有快活的面色，天色很晚了，她還在打掃她的臥房。

唉！一所小小的頂樓上，許多婦女集會，何等亂七八糟的！紅色的燈罩子，濃厚如霧的烟，尖銳的聲音——她們談些自由戀愛。

兩副食具擺在沙發之前，一副是預備給他的。她已經給他預備好了他所嗜好的東西——新麥製的麵包，一些乳油，還有羊乳的乾酪。

爲什麼他們不像初時一樣和合了？

她只吃了一個拌着乳油的麵包，收拾好桌子，歸房脫衣睡了。自中飯之後，她僅僅吃過幾片木瓜，喝了幾口茶。

一點鐘了。她早已想到七點半鐘的時候，晨鐘一響，會把她從床上拉起來。唉！何等討厭啊！

「爲什麼你對爸爸說你要進戲院裏去？」克利斯田問。



「爲什麼我不能對他這樣說？」

他們在斯特蘭德威上散步，同望着快隱沒的夕陽。——冷的夕陽，黃銅的顏色，帶着，鐵鏽的紅光，浸在寒霜濃霧裏。

「我便不說，他遲早會知道的，」溫妮說。

「我不懂你爲什麼這樣熱心地告訴他，」克利斯田許久纔回答。

他們都默然不語，並排着，靜寂地走去。路上一個人沒有。再遠些，有好些工人挑起堤上的雪拋到湖裏去。到處幽靜。雖有城裏傳來的鬧聲，但他們習慣了，真像沒有聽見。只有些冰片衝激着微浪的聲音，很單調地傳入耳鼓。

溫妮很有些懊悔。克利斯田的父和到都城來的時候，他對他父親說到一個良好的位置，在南瑪爾那邊。那一位老朱爾德是個木材監察員，在那邊沒有一人不認識他。他自己擔任過開河的圖樣，他以為克利斯田如果謀這一件差事，一定可以到手。

溫妮對他說過她想入戲院，但她不願給克利斯田知道。

「我告訴你這事怎樣來的，」她說。「你父親說我們的結婚的時期，還要等許久哩。我回答他說，如果我受了僱請，可以助成我們的事情……」

「溫妮，你很曉得的，縱使你受了僱請，我們的局面也沒有多大的變化。先說，你的薪水，越多，你的花費越大；再者，如果我供給不起你的需要，我決不願娶你。好，隨你的便罷，我也不來阻擋你！」

「隨我的便嗎？你老是說隨我的便，究其實你却要我隨你的便，聽憑你處置！」

「絕對沒有的事，溫妮，無論何事，你不能說是我阻擋你。你看我不找外省的差事，我曉得這是不中你的意的。」

溫妮低了頭，一脚把一塊冰踢開去。

「等些時候，這事也許有用處。」克利斯田說。「實習期之後，我一定比現

在行運些。」

「隨你做去罷。但是你去了，我何等愁苦啊！……」

「是的，克利斯田愁悶地說。「但是……」

爲什麼他們倆人間的談話如此的難呢？他們很愁悶地尋找些字眼來說話。每當他們考慮到他們相互間的地位和他們的前途，老是這樣苦心思索的。

「你想要說我們二人互相損害，溫妮靜默了一會子和婉地說。

克利斯田點點頭。

「溫妮，我希望你能夠了解我剛纔所說的話。我希望你相信我勸你就你性之所近去做事，並不是「口是心非」，我可以發誓的。假使間或我的意見有和你的願望相衝突之處，望你不必太着意了。溫妮，你信我說罷。這並不是怎麼了不得的事情，只我有些不合時宜的見解罷了。我只脫不了家庭的觀念……現在你已經看見我父親……但我不願意強迫你去就與你不相宜的生活，我敢斷定我離開了城

裏不久，一切都會變好了。你安然地做你的工作。你說得有理，我們真互相損害……」

溫妮強作微笑。

「這一次我們算是同意了。唉！克利斯田，我巴不得過你的生活。假使我現在已經入了戲院，有了成績，我情願拋棄了不幹。也許你一時不能了解我，這因為我不會嘗試過。我很熱心地想幹牠一幹，我始終拋棄不了這個見解，我久存着這念頭，想試一試我能否幹一件出色的事情。」她在她的暖袖裏掏出一塊手巾抹着眼睛。

「我的小猫兒……」

溫妮作苦笑。

「有許久你不曾這樣叫我了，你注意到嗎？起初的時候，我們專造這類名稱鬧着玩。你記得嗎？那時節，我們像小孩子一般，和氣一團，意見一致……後來

正式地訂了婚，什麼都變了。雖然，我們現在還是一樣地相親相愛，是不是？

「是的，我也這樣想，你也許說得有理。……」

「唉！我以為我們可以達到那個地步了。你該聽我的話纔是，為什麼急急忙忙地宣佈了。」

「我那時以為人家答應我的差事，一定可以到手的。而且你沒有家庭，我若不這樣做，怕也不合理。我常常來看望你，我們常常一同出去。總之，這都不過是小事情，還有更大的事情呢。我聽到人人都談論到我們的時候，何等不快活；我到了辦公室的時候，何等不自在：『唉！溫妮對人不住……他和溫妮合不來』。

如果你打電話給我，他們都來聽，尤其是那些婦人，——我對於她們，真是受氣——……日記上做了個筆記，他們不說話了，人人都滿意了。」

電燈亮了，在深紅的晚照裏映成微藍的珍珠串子。

溫妮把手放到克利斯田手裏。

「你的父親該在里勒河上了。我送你一送；我今天打扮得還不錯，很願意到城裏走走。」

她整了一整她的裘衣——克利斯田送給她的聖誕節禮物。

「……而且我順便上去看望夏爾洛德。」

夏爾洛德剛剛從辦公室回來。她的妹子在飯廳裏教課，她在廚房裏用飯：一盤魚湯，一盤肉丸子。

溫妮總覺得在女友家裏非常適意，第一天她來的時候，是冬天的一個早上，太陽照着金框子的畫片；窗子內有的是蔓生植物的花；舊傢具，好瓷器，家庭的肖像，以及好些小珍品使這一所內室充滿了喜氣。

夏爾洛德的母親，小小的身材，年紀却老了，面色不像從前嬌艷，頭髮變了灰色；然而人老心嫩，同她三個女兒和氣一團地相處，令人羨慕得很。

林德爾斯夫人穿着拖鞋子，捲起裙子，在廚房與飯廳之間，踱來踱去。

「我不能做得更好了。她們的午飯都弄得好好的，但我却給她們生火取暖。

……愛倫四點鐘出去了，你却五點鐘纔來。」

「哎呀！呀！我一句話不說！」

「在同樣情況之下，想要料理一家，真不容易……你從辦公處一直到這裏的嗎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夏爾洛德斟一杯咖啡給溫妮，又一杯給自己。

「夏爾洛德不要多吸煙了！你所以狂躁多病，都是煙草之毒。」

「分明是因爲這個，難道還有其他的原因不成？」

溫妮覺得不很自在。赫德爾斯夫人的聲音越來越悲傷，她女兒的聲音却越來越好聽。

「你以爲不要這樣好天氣纔是有趣，是不是？因你自以爲是一家的主人了。」

赫德爾斯夫人一面吵着，一面打開兩個窗子。

夏爾洛德把托盤拿起說：「我們到臥房裏去坐罷。」

臥房裏陳設着楓木製的傢具，真漂亮啊！

她從抽屜裏掏出一張紙箋遞給溫妮。

「請看這個……」

恰像一雙閃爍的眼珠，

瞧得疲倦極了，

還想要透視黑暗而無情之夜；

◎ ◎ ◎

寒熱病一般地怕，

像一雙聽厭了運命之聲的耳朵，

◎ ◎ ◎



我的心顫震了，

遼闊的天空環繞着我，

我也無心在天底下偵探與搜尋。



孤獨，

被拋棄在這死世界上，

只剩得雲行天空，

點點青苔蓋着一堆灰色的小石。

溫妮讀完了，把紙箋還了她說：『我却覺得很好。』

夏爾洛德靜默了一會子，恬靜地說道：『不，我對於什麼都厭倦了。』

『去年秋天你着手做的那個，你不繼續下去嗎？』

夏爾洛德重新燃着一枝香烟，搖搖頭。

「說也奇怪，我再也不能寫了！」

「你寫你自己也不能嗎。」

「我想寫城市。寫我們——微賤的勞工的我們——所住的許多路，處處一樣的景色的路。髒，溼，走道壞了，兩邊許多小小的住房和店舖夾着。顏料商，玩具店。店裏有的是斯律魯華德製成的團團，雜貨匣子，可笑的武裝，玻璃的串珠，都是一般小孩子很認真地分派的東西。我想像那一般可憐的小孩，對於玻璃窗內值不到幾個錢的物件，也垂涎三尺……」

到了晚上的時候，我在路上閒逛，這些路是我從前住過的，後來每天到學校或辦公處去，也須經過那邊，逛了不久，我在一所房子前面停了脚步，這房子正是我們住過很久的。前面有個回光鏡，窗子後面却没有簾帷，燈光未亮，却有一個小孩在那兒讀書。房子的內部，看見一個縫衣機的亮晶晶的兩個輪子。……

你看，都是這些事情！

我頂愛用這些小小陳舊的字眼，一般人不着意的字眼，做我的工作。一般人用這些字眼來互相毀譽，當其快活或不幸的時候，用來宜露他們的心緒……」

在夏爾洛德的一雙大眼裏，還有些隱藏的事情。兩道彎如新月的眉——這眉乃是一八三〇年畫派——與厚而紅色的脣，把這金栗色的盛鬢的少女，增加了不少的嫵媚。體態輕盈而柔軟，衣服照常是不要領子的，露出豐腴白淨的胸膛；夏爾洛德，真像個該享受安謐而神聖的幸福的少女。

「我可以在這書裏寫你，寫我，寫我們辦公處的任何職員。我們「靠」工作而生活，但我們却不是「爲」工作而生活，這裏頭，並沒有什麼賭注，沒有贏也沒有輸。不論在辦公處，在店舖，在學校，隨便什麼都搖不動我們的神經。你呢，想學演劇；我呢，想學著作；還有別人……這些少女們我都認識；他們沒有歷史，却有歷史的緒篇：膳宿舍裏一個臥房，同伴裏認識的一個男朋友，約定了會晤的時間地點，手拉手一齊出去玩。其後，這男人不見踪跡了——經過一次的吵鬧。

也許他住到別區去，相隔遠了，交際也就斷了，說不定他已經死了！——於是，另一個臥房，一個新的狎昵；妝飾，爲的這個；做夢，夢的這個……我們呢，那一位不是存着這種希望？雖然方式上略有異同，沒有什麼大關係。

生活自是一剎那間，然而我們要過的是內的生活。我們的眼睛，再也不在我們周圍的濃霧儘管呆看，却是在我們的內心，充滿了慾望的內心。」

臥房裏漸漸黑暗了，溫妮在沙發上躺下。

「你說的也許有理……夏爾洛德，你聽我說，我呢，自始至終只愛克利斯田。你所說的那些女人和別人鬼混的方式，我已不是過來人。這算不算戀愛？」

「不算。」

「現在我覺得是接受了愛的人了。我不像從前快活，因爲前途的進行方式使我非常地注意，至於沒有厭倦的工夫。自從我認識了克利斯田之後，我馬上就覺得我對於別人的感情都消滅了，只剩下對他的感情一天一天的生長。我的狂熱的

愛自然使我快活，想到這前途莫大的幸福，却有些胆怯起來。當我們訂婚約尚守着秘密的時候，都是這樣心理。自從婚約宣佈之後，嬌娘們送我些禮物，教訓了些應盡的責任，談些前途的事情……人人都來慶賀，我，好像一樁非常的事。……我究竟不是輕薄婦人，……他們借東說西，顯然知道，我們在未訂婚前，老早便相愛了……」

『然而，你不見得就看得透罷。』

三月了，克利斯狄亞充滿了明媚的春光。

傍午的時候，小小的水點落下來，所謂東風解凍了。骯髒的水染黑了屋面，從頂上溜將下來。好些冰塊經過空中，砰然落到地上，累得過路的人跳着躲避。淡色的太陽的微黃的光茫，映着冬天的衣服與精光的樹枝，使牠們現出一個不合時宜的樣子，這裏頭正顯示着春愁。每人的心靈裏，總有無窮的慾望孵化出來，好些婦人有的是一件新衣的慾望，也不能不算慾望之一種。第一次的春聲是：走

道上的冰塊碎裂聲，樹枝間的東風長嘯聲，麻雀的叫聲變尖銳了，凝雪上的跑冰鞋子刮出的響聲也變尖銳了。牆腳的第一片泥痕，帶來了悅人的新春消息。

晚上，天氣變冷，冰塊在腳底下碎裂，像破玻璃一般地響。沿着西南方的一帶小山，薄暮的太陽的反照，在這三月的夜色裏，明亮而無際涯，緩緩地隱沒。

◎ ◎ ◎

溫妮拿着她已經買到的新阿尼曼花，直到克利斯田家裏來了。

他正坐在窗前寫信給他的兄弟。

『你不要寫幾句話給賴爾思？』

她到他身前來，兩手從他的頭髮上伸將過去。

黃昏將他的黯淡而藍色的帳幕罩住了萬物；他們靜看着那邊的小山，許多兒童在那裏玩耍。屋子的地位頗高，下面可以望見一排黯色的屋頂，又另一邊乃是

伊克彼爾山在西方遙對着。

「今天你可到過戲院主任家裏？他怎麼說？」

「說我很可愛，說我很懂得藝術，等等。他們都一樣的……」

克利斯田擁抱着她說：「愛人，不要氣餒，你也一定達到目的。萬事起頭難」。

「但是，也有些人馬上成功的。我知道……他不喜歡杜母孫夫人……有的是  
一個好教習，……又有些假藝術家，沒有一點兒技能……」

克利斯田讚歎了兩聲。

「……我太疲倦了，今兒晚上怕不能到彼娜孀娘那邊去。」

他撫摩着她的頭髮。

「但我已經打電話給杜馬，說我們今天那邊去。據你的意見該怎樣做纔是？」

溫妮抱住他接了個吻，却沒有回答他。她覺得神經受了刺戟。記起在戲院  
主任面前的那種謙卑；他却很客氣地談到她與他的計畫以及其他諸事。小小事情  
却這樣謙卑，何等老實！至於她在特蘭曼斯維上面散步的時候，妒嫉那些往着

高堂大廈，穿着綾羅錦繡的人們——實則她所藐視的人們，——又何等虛榮心重啊！

論到她的辦公處的同事，他們因沒有她一樣的主見，也沒有在西班牙起造屋子，她一樣地藐視他們，自己覺得被逼迫在那裏工作，實在不情願。

有一天，斯克士特到辦公處來，有話對班長說；她面紅了，裝作沒有看見。他向她說話時，她很笨拙地回答幾句。

她也該驕傲了：未成年的小女能自己供給自己的需要。而愚俗的她，幸虧已經是克利斯田的未婚妻了，便希望好些毫無價值的事務：絲織的裙套，特蘭曼斯維上面的屋子，……唉，這是最時髦的生活了！她的宏願該有實現的一天——她從來就很相信有希望……

「我想到美洲去，克利斯田忽然這樣說。

「什麼？你說的是什麼？」



這裏我沒有什麼前程。比方你，你多才多藝，人家用不用你？不，在這個地方，人們沒有這種需要……我呢，該老守着這個部屬的身分，該鎮日裏費盡心血去製些笑煞人的圖案，全不希望貢獻給你一個愉快的生活嗎？你命不該窮，再說我呢，也不。但這裏沒有適當的位置，而我覺得我還可以幹些事情……不論那一個機關裏。

到美洲去，真有天淵之別了。你看賴爾思，他攪得很好。將來我貢獻給你好些絲織的裙套，上等的皮貨。你只管坐着，唱着，按着鋼琴，別的事都用不着你去做。」

「但是賴爾思捱的千辛萬苦，你却忘記了？在支加哥的一年多，他常常連飯都沒的吃。……」

「我怎麼不曉得？正是這個纔引誘我去呢。餓餓了，躺在長橋上面；做夢呢。夢見你；醒呢，繞着城市兜圈子找工作，恰像一個野獸在荒林裏覓食，何等有趣！

如果我真的潦倒不振，也見得我毫無所罷，而且對於我們二人也別有好處！倘或天從人願，有一天我也能夠擺擺架子。呃，我便寫信給你：「這裏來做個快活神仙罷！」

他說的自己也笑了。

「我愛，我也不至於無用到這地步，等着瞧罷……」

「我說的不是這個」他一面說，一面撲着她又是一個甜吻。

「你懂罷？我若曉得終有一天會發財，我自然願意等待着。但我不願意看見你這個光景，我們的青春拋棄在無用之地了！」

「在最短期間內，我要表示對於你怎樣的鍾愛。你將見實際的施為勝於畫裏的愛人，筆端的情話。」

「一切的一切，都不能給你一個滿足，難道我不知道嗎？永遠地窮苦下去，沒有一個朋友，只朝着千里外的一點小小的光明，去找尋前途的幸福……」

他忽然離開了她，走到沙發上坐下。

「克利斯田……」

她走到他的背後，兩手攙住了他，逼着他的頭靠近她的胸部。

「我很愛你，愛人，你，我愛你還出乎你意料之外哩。你休執着我所說的話……一切我的主意都很淺薄，沒有什麼見識，你該曉得……」她的聲音很低，幾乎要哭，顫巍巍地抱着他。

「貧窮而孤獨的青春，我們便在這上頭取樂罷。這樣一來，只有你和我。除你我外，不和第三人發生關係。孤獨的青春，克利斯田！」

她兩手仍攙着他的頸，只把身繞過沙發的前面，坐在他的膝上。

「吾友，愛人……」他儘量緊攬着她。

停一會，他起身很溫和地給她一個接吻。

「溫妮，一切的事情都和我的地位沒關係，我常想：「只有她和我，我担保

她，她愛戀我……」呢，莫動，讓我拿着你的手……我常常以為如果我們秘密地稍為嘗試到一些幸福，一切都會變好了。「Und das Leben ist so kurz und man hat so lange tot」〔註一〕這是在柏林一間啤酒店讀到的兩句德文詩。再說，如果你中意，我們也不妨就結婚，不過頭幾天是或者有些困難……

然而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實在不由自主。我們自身的情緒，可以和道理對抗。一般青年——至少可以指中流社會而言——誰不如此？……

（註一）譯成中文是：生日何其短，死日何其長！

我們自有先入為主的成見，漸漸變為不可觸犯的信條。

由此看來，被逼的結婚，並不是金錢的難關使他成為不幸；不過，一個中流社會的少年，常以為把他的未婚妻當做姘頭為羞恥。我看見那些在這種境地尋生的人們，非常覺得可憐。和妻子造孽的人們，能夠愛她的，實在少極了……

「假使我能夠住在森林裏，我不曉得怎樣地快活啊！」夏爾洛德低聲地說。

她在雪裏仰臥着，嘴裏吐出烟圈兒在淺藍色空氣裏繚繞。

「你恐怕也會厭倦起來罷，」溫妮說。「你也不怎樣愛『自然之美。』」

「也許是這樣……」夏爾洛德坐起來，丟了半截香烟，重新在木炭堆上又燃着一枝，吸着。她添了些柴把，兩手置膝，坐着，靜看那藍色的火燄和濃厚的烟。

克利斯田和杜馬擡着好些柴把來了，又再找去。

哥貝爾山上，與大路相隔頗遠，他們正在那裏預備中飯，太陽正照山上，但濃霧瀰漫了蘇爾格谷，半掩着西山諸峯。巒風如畫，一望無涯。

「看啊！這正是森林的勝景，夏爾洛德說。」這景四季不同，在天氣晴朗的時節，遠遠的那些小山，只看見一堆黑松林。也不全是「自然之美」使我快活，不過我覺得到這高處，城市的生活實在顯得太卑小了。我們剛纔離了小路，便發見人

踪漸漸的少了。城市，住家，鐵軌，在高山山不過只算一些小小黑痣兒罷了。

……古時，這森林更是堂皇大觀啊！野獸山禽是唯一的寓客；樹子該比現在的還更高大，時或狂風驟雨把牠們拔起來，日久年深，寂然自化。天地無情，長此終古！生生死死……唉，真令人有皈依佛教的念頭了……

夏爾洛德低頭看火：「喂；那邊兩位！咖啡預備好了。」  
溫妮覺得冷，不想吃冰橘。

她對於自然界實在不很發生感情。她同夏爾洛德到過諾爾馬克。她們旅行不止一次。在這個期間，夏爾洛德全變了，天天高興，毫不困倦。有時她跑冰也跌倒過，但隨倒隨起，依舊風馳電掣般跑下山坡。溫妮呢，適得其反，天天歎氣。常常跌倒冰上，那怕她扶着手杖，還爬不起來；小小的難關，也禁不住叫人幫助。而且，她那裏高興跑冰？不過想博克利斯田的喜歡罷了。

到了夏天的時候，她儘管覺得不該辜負大好的時光，然而她的唯一希望却

是。只想趕快達到目的地，至於那些風月閒情，那裏有工夫去管牠呢？

克利斯田和杜馬滿身是汗的走來了。夏爾洛德給他們吃中飯。

「我們還是去了，你不高興嗎，溫妮？」

溫妮想到從斯加亞谷走下去，實在可怕。偏他們高興這樣走。

杜馬站起來：「我今舉杯恭祝這位女伶，伊爾希姑娘。」

逗得大家笑了，都舉杯給溫妮慶賀。溫妮也只好勉強微笑。此時此地，她的丰采神情都失常態，雖則她對於本月十五日的試演，非常熱烈地希望。

夏爾洛德把溫妮介紹給一位戲劇家，名叫哀貝爾，他的劇本已經得西提戲院接受了。夏爾洛德對他說溫妮如何如何好，劇中的主角，除了溫妮，再沒有別人能勝其任了。

一切都草草完事。哀貝爾自己便要欺騙她。一個庸庸碌碌的男子，不曉得該取何種態度，只曉得抄襲人家的文章。她到他家來了，妝扮得十分大方，十足是

一位Lady，想要租『Clare Borg』認識認識。

哀貝爾的房間乃是頂樓，又黑暗，又紊亂，沒有一樣令人高興的東西。

他們二人間的談話，實在難得很，像是他們二人來自兩個不同的世界似的。也許她對於技藝的見解還淺薄嗎？

依她看來，這劇本真笑煞人，然而哀貝爾儘量稱讚她對於他的劇情的理解力；自說他的作品最值得注意，杜母蓀夫人又說這劇本實在華美無比，溫妮也不好怎樣說了。

她恃着她對於戲劇的理解力，便辭了她原來的差事了。這樣一來，自然要暫時儉省些；但秋天一到，她包管可以得到聘約，便好過了。

溫妮每天去試演。此刻纔是正經事兒。許久的夢想，如今竟實現了。

真的有趣啊！鬧哄哄的戲院的後臺，前面鴉雀無聲的空座位，灰色墊子蓋着的椅子，許多伶人在試演，這都是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事情。她自己呢，因初來未



會習慣，竟忘記自身便是演員之一。她在哀貝爾面前也是一樣的情緒——她總覺得自己是不在內的。

她平日只在辦公處裏，做的很規則的工作，預先佈置好了的工作。當是時，自然每天總有一大半的時間為他人而辛苦，然而她總曉得每天做的是什麼；到而今却大大不然了，大半天無事可做。她覺得很有點奇怪，但是，「Clara Borg」這事情，那裏有每天十六個鐘頭的工作給她做呢？

◎ ◎ ◎

溫妮穿着衣服，化了粧，預備出演了；她不敢張開眼睛，害怕得幾乎僵了，聽不見柏凱對她說的話：

「您的未婚夫在那邊呢……」

溫妮悄悄地在帷幕裏看出去。她早已曉得什麼地方坐着克利斯田和他的朋友們；然而在昏亂的時候，竟至於看不見一個影兒。

音樂隊奏樂到了「華爾斯」的尾聲了。鋼琴響了，臺上大小電燈都放了光了。帷幕開了。自開幕至閉幕，她忘記了自己，只恍恍惚惚地做去。完場後，先是她和斯特羅務與柏凱姑娘被叫了去，後來又叫到她自己一人。

編劇者來給她握手。人人都給她道喜。溫妮還不相信是她自己演了一幕劇。她很想往台下瞟一瞟眼睛，但她雖有些快活，敵不過她的羞怯，到底是趕快跑回來穿衣裳。

她收到了克利斯田與阿伯拉威的花圈。她和阿伯拉威不很熟識，只曉得是克利斯田的朋友。

完場後，她陪着哀貝爾及克利斯田所邀請來的她的演劇同人，坐在玻璃室的時候，纔算是神魂初定。……她現在是藝術家了……她有的是；音樂，花園，香檳酒……還有觀客們，唸着她的名字看着她……明天又在報紙上……



人們對於她的批評都很好。都說她善於表情，嗓子也不錯，但只神經太露了。只有哀貝爾的一位朋友的批評，是有褒無貶。

溫妮仗着她的歌人的才藝，獲得一個常期的聘約了。到了第二季，她演唱了一齣小小的歌劇，也有好成績。

一本戲要演許多月日，她天天要照例很呆板地做去，實在厭煩。再者，她也並不覺得這新生活比舊時好；然而她還不願承認是受了騙。這不過是初步，自然不很順適，再久些便好了。

柏凱姑娘常對她說：「藝術界的清淨菩薩！你這樣莊嚴，真真不可救藥。你非但守着你平日的品行，而且還不肯丟了你那些村婆子的見識。我勸你風流些，少管些道德好不好，看我罷，海闊天空，到處無牽掛！」

柏凱姑娘看見她戰戰兢兢的面色，忍不住竊笑。她每次聽見這一類的話，總忍不住要生氣，雖曉得柏凱也是苦中取樂，但究竟不應該。柏凱是一個時髦女子，

靠着老父與一個姪兒——她常常滑稽地叫做兒子——的供給。

溫妮混在同人當中，覺得胆怯的很。柏凱那種任人戀愛的主張，她絕對不能引為同調；但她却曉得不給她碰釘子，所以也沒人說她傲慢。



溫妮拜訪夏爾洛德，慶祝她的生辰。

她覺得似乎夏爾洛德和她的母親不很和氣。赫德爾夫人只唯唯否否地答應人，夏爾洛德也不大說話。照例沿着河邊的晚上散步，適足以形容鬱悶了。

夏爾洛德在俾耶爾橋上停了脚，注視著又闊又黃的大河，在紅磚製的許多工廠中間流去。多雨的秋天後，好些楊柳在那些工廠的赭色牆下還低垂着牠們的綠枝。在鬧轟轟的機器聲裏，還很清楚地聽見人家打鋼條的聲音。好些工人在橋上來往。

河的對岸，一所小房子孤另另地在那裏；有些兒童在堤上玩耍，流水衝堤，

每次都像有牠的新勢力。

臂膀連臂膀地走過了些對偶，啾啾獻獻地談了些秘密話，微音傳到他人的耳朵裏。

夏爾洛德又向前走去：「你注意到嗎？這些人都看得出我們是那一流人。雖則衣服穿得不大齊整，也沒有什麼大關係。」

「我想，他們是從步伐上看出來吧。在模樣上，在一種「我不曉得是什麼」……這個所在很可以看見到些漂亮的面孔，然而那些婦女總有矯揉造作的樣兒……」

她們經過一處很髒的工人區，在些舊的木房子前面走過。這些房子有一些小的花園圍繞者，看牠們的神氣，該屬於另一處靜謐的地方，另一個平和的時代，預備給那些安分守己的工人的；却不是預備給那些所謂「工團」絕大的機輪，極長的皮帶，鐵絲的窗子的工廠裏的那一類的工人。——天天打聽城市的風潮，仰着頭盼望未來的曙光，像牛馬在欄，仰着頭吸氣一般。只希望有一天與那一班

「資本皇帝」決一死戰，戰勝他們而打倒他們……

她們不覺又走到北坎地了。

夏爾洛德攀開了柵子，直入到楓徑裏。

九月的晚霞給那些樹杪照得格外分明，不像白天覺得濃厚而陰黯。在這輕淡的天色裏，樹影兒越顯得窈窕而晶瑩。

「我越發愛這個時節了。」

夏爾洛德走到一個玫瑰花覆着的墓墳前，停了脚步。

「可嘆啊！我們已經不是爛漫的天眞，不能把人類的情思傳授給這些花草了。九月的花……她們勾動我們的情緒，何等厲害！丁香花，蒔蔥花，香噴噴的丁香花，都曉得終須有一夜秋霜！她們在月光裏顯露光輝，冬天一來，移到門前了。玫瑰花正在發芽，恐怕未必有開花的時候哩……」

溫妮默然良久，說：「天啊！二十歲的人，還很年青哩！」

「這個要看怎樣情形……——月光晶瑩，刺人心臟！在這些光明之夜，我們切莫輕易放過，真該及時行樂；往後便是聖約翰，一切光明都滅了，我們便入了漫漫長夜。樹葉黃落，風雨飄盪……聖誕節……一禮拜又禮拜，空氣和緩了些，天色清明了些，是春天近了，新枝新葉，光明之夜，又在眼前。……只我們又多一歲。光陰流水似的過去，只賸得我們成爲水中枯骨，「我們不活了！」」

「夏爾洛德，顯然是你不滿意你現在的境地；但還有人比你更可憐，你知道不？」

夏爾洛德勉強地微笑了笑。

「只要不更倒黴，已經是差堪自慰。」

「人家是這樣說。」

「不，我說的正經話，差不多人人都羨慕我的境地；然而，除非是有特殊嗜好的人，纔愛領略這種苦况；否則，看見他人的生活總是比較地舒服的時候，該

希望自己也變幸福些吧。我不認識一個人他的位置比我的更可滿意的。這自然是我有了短處，所以倒霉，但我想縱使我改變方針，不見得就變好了。總是我自尋煩惱，以致天天無精打采地過日子。

「今天媽媽還對我說我可以離開辦公處，到外國去找一個工作，可以換一換境地！但我真的不能夠。我想，我去了，她們租一所小房子住，赫德維克與愛倫仍繼續我們的生活嗎？不；我不能夠，我心裏到底不安。從別一方面說，我不能毫不聲揚地犧牲一些嗎？我雖不是個殉教者，但我也不能絕對的自私自利。我真是無用之物……」

「夏爾洛德，你聽我說，你曉得不曉得有快活的家庭怎麼樣；沒有，又怎麼樣？」

「好！待我來問你，你曉得一個人無所戀愛又怎麼樣？」

溫妮抬頭。



「好！總而言之，我們該曉得沒有我們的所有物又怎麼樣？我們覺悟已遲了。我們也許想得到，但只片刻的思想。」

有時，我們所愛的便在跟前，不論有無明瞭的道理。不是有個學者說過這樣一句話嗎？「在我們身上，便有最壞的仇人！」

夏爾洛德微笑。

「把你的堂妹子爲例罷。伊威爾筆家的事情你都告訴了我。我覺得這小小家庭是畢爾支的樂土，現在呢，遠離家鄉，到城裏工作去。」

「你相信不相信？如果我離開家庭找一個艱難的生活，我家一定會有變化。然而這麼一來，我却可入了夢想之天，在這危險而顛倒的世界上，找到一個僻靜的灣角兒。」

「到了我們這年紀，我們很願意出去自己奮鬥，信賴自己的能力。縱使我母親不很聰明，未曾受過什麼教育，我還可以把它一切付託給她。無論怎樣的老婆

子，縫補着鞋子，把打絨針在耳朵後搔癢，說道上帝自會處置一切的事情，——這樣的老婆子也可以付託的。

每天，我看見的，老是那些眼睛，認識我的一切痛苦，真算一種刑罰。一年又一年，被逼迫着共同生活……

至於，遠離家庭，想念的是小小事物的位置，曉得的是日子緩緩地過去，掛心的是那邊一些不關痛癢的話頭，連演不絕的場幕……常常如此生活；有時，恨的是每一張椅子，每一張桌子，總之，每一件什物，牠常看守着我們的整個生活，我們的痛苦與秘密的失敗，惟有牠知。知道一切的零言瑣語，一切按時照例到來的小事情。

至於，在家呢，永遠只算個孩子。我自從出世的時候便看見母親爲我們而工作，你該明白；我在地面前，要年輕到什麼地步？……換一方面說，如果我遠離了這裏，想到有一個人，他於我有了確實的愛情，而我於他却只是個小孩子，多

麼幸福！……

媽媽到了我的年紀便結婚，她怎麼會懂得我的情緒？再說，我也絕對不想要牠懂得。但是「刑罰」呢，她却懂透了！……

「我希望……」溫妮纔要往下說。

夏爾洛德微笑：「說罷」。

「也能，我對你說了……我希望你墮入情網裏，但要正正經經地戀愛。」

「我從來沒有墮入過情網，也不願講戀愛。長期的等待，會使我們越發苛求，是不是，溫妮？人們起初的幻夢，沒有不甜蜜的；到後來，生活所貢獻給我們的一切都成爲不滿足的了。……單獨的我們，只會向我們自身看上去，我們搜求，我們夢想……」

溫妮瞧着她的淡白的面孔，純潔的身材，忽然想起了克利斯田，對於他，真像有無窮的希望，她覺得他是一個熱腸人，活潑人，那裏肯推想到霜寒的運命。

「你真像納爾希斯，——（註一）你曉得不？納爾希斯只愛自身的影兒，自稱自讚地跳到水裏淹死了。」

（註一）納爾希斯臨江對影自憐，投水而死，化爲水仙花，故西人贈水仙爲納爾希斯。

「是的，夏爾洛德很安閑地回答。「但是，現今的世界，像我的人多着呢，你相信不相信？」

他們回來的時候，赫德爾斯夫人已經預備好了水菓，糕餅，葡萄酒等物。

溫妮想起昔日在赫德爾斯家過了那幾夜，何等愉快！那時節，她們母女，歡笑一堂，多麼有興致啊！……

夏爾洛德與她的妹妹們交杯共飲，她對着母親微笑，她母親走到她跟前，撫摸着她的又闊又白的額角：「我的好孩子。」

溫妮拿着，「手提眼鏡子」，四面瞧着，大有顧影自憐的神氣。

她快活極了，新帽子，新衣裳，從來沒有這樣時髦闊綽！

「天啊！克利斯田遲遲不到。……呃，有人敲門了。」

「你看怎麼樣？」溫妮叫道。

「好極，好極！……」

「這纔是道理！你該說我從來沒有這麼漂亮吧！」

「你的美貌，什麼時候不令我神魂飄蕩呢？」

「這個總算不掃興。」

「是說我欣賞你到這地步嗎？……」

他們在加爾作漢路上隨意散步……二月裏的佳日，太陽和煦，春意初透，正

是大好的時光。

溫妮路上遇見了熟人，逐一地很親密地施禮。

「唉！凱賽爾夫人。天啊，她真變樣了。她的年紀並不比我老了許多，前時也曾是個美人兒，你想想看！」

「你想我們那裏去好？」

「我沒有什麼選擇。」

他本打電話叫她來吃中飯的。她想要到大旅館去，克利斯田却不願意。結果，他們選中了戲院咖啡館。

「可憐的斯克士特，」溫妮說。「昨天晚上，我送了他上船。我真可憐他。他的良好的品行的結果乃是倒運！上帝曉得他在那邊怎樣度日……但願你的兄弟在開始的時候助他一臂之力。」

斯克士特有了賭的歷史，好些債務，只好跑到美國去。溫妮寫了一封信給賴爾思薦舉斯克士特。他們在去年秋天結賬了。

「克利斯田，請告訴我。爲什麼你從不提起聖誕節前關於斯克士特的謠言？」

克利斯田很深思地看着他的指甲。

「你曉得，我從來不肯提起關於你的好朋友的謠言。」

「說得好！你常存着高貴的心境！」

克利斯田的聲音變嚴肅了。

「今天你像這樣兒，到底是什麼緣故？……我正要向你說哩，我的薪水加了，現在是二千零六……」

「你不是高興嗎？」溫妮有些心怯地說了。

「剛纔……我原是高興……」他低聲回答。

溫妮握着克利斯田的手，良久良久。……

「這並不算多，」克利斯田想了想纔說：「這要待你來決定，這夠不夠我們用。」

「啡！」溫妮噙了一口氣。

克利斯田俯着頭向着桌子，像要拾些什麼東西似的。又吻着她的手。

「我快活得很，克利斯田。今天晚上我們便寫信給你父親，好不好？」

「我的乖乖，你真是可人兒……我還有話和你說。我從來沒有問及你的工作。你在西提戲院，很滿意嗎？」

溫妮勉強放開了手。

「我曉得你有時候已經差不多要失了勇氣了。但是……我不願意要求你拋棄了你所愛的工作。」

「你曉得我的藝術對於我怎樣嗎？」

我很知道你的藝術對於你「已經」怎麼樣。你也已經抱着很熱烈的希望了。現在呢，你已經出演了兩季，你的藝術還永遠是你的「第一着」嗎？是呢，我再也不提，縱使我不過是「第二着」，我再也不願說一句話了。如果藝術便是你的生命，再加解釋也沒用處。你呢，你是我的生命。……但是，今天該正經地討論，一次



定奪了這問題，免得敷衍下去。

「那裏話？克利斯田，你弄錯了，你並不是「第二着。」藝術又是另一件事，不能相提並論。在這上頭，我很得到些好處。如果我除了自愛之外，不曉得愛一件高尚的事情，成爲一種觀念而受苦，那麼，我又怎麼能夠對於你用一種有些價值的愛情呢？」

克利斯田不回答一句話。他愛藝術甚於自愛，自然不錯；究其實，也不過是她的「自我」的表現而已。藝術沒有什麼界綫，一個抽象的東西而已。——實際上是她的慾望，她的能力，她的自我。至於他呢，他却把這些置之度外。

「再說，如果，我們有了些孩子，我因愛孩子勝於自愛的緣故，便會把你放到「第二排」去嗎？我對於你的愛情便減少了嗎？」

他感受到一種辛酸的沉痛。孩子嗎？……又是一種自我的表現。

「爲什麼你想要我現在便曉得？」

「你看，西提戲院不過是暫時的局面而已。天啊！克利斯田，你以為出演了兩季之後，便能夠定奪了嗎？」

「別人呢，不能；但是你呢？」

溫妮的眼光往來空際。說不定她已經在獨居時反省過許多次……她很苦惱地回答說：「克利斯田，我很相信該有才藝，有意志，像我這樣的意志，某種愛情，某種慾望……從前一切足以欺騙我的事情，一切難關，到現在漸漸給我打破。我還有的是信仰心與愛情！」

「你說的未嘗不是；但我忍不住要想到你告訴過我的關於夏爾洛德的事情。你以為別人會有這樣的愛情？這樣的生活飢荒？或者，這樣的才藝？唉！你以為她會有一天「活」了嗎？」

「克利斯田」？話到口邊又停住了，強作微笑……「你漸漸變成聰明人了，你聽得麼？」

「也許是吧。」克利斯田很嚴重地低聲說。「溫妮，你聽我說，自從我們訂了婚，我不曉得什麼是藝術，我從來不曾懷疑過藝術的忠臣。現在呢，我猜着了，雖猜的不很完全。」

「你看，這或者與我對你的愛情一樣。上帝曉得我的意志與愛情，有一種大慾望，有一個熱烈的信仰心。我不願意攔阻你走你的路。然而今天——這不是第一次了——我這樣對你說，我很有些仇人的神氣，而且對於你所相信的幸福，加以攻擊了。」

「你相信我的忠誠和我的意志罷！你該懂得，假使有一天你的勇氣與信仰都失敗了的時候，我的愛情也許對於你沒有用處了。」

溫妮俯着頭，吻着克利斯田的手。他們默然良久。溫妮重新引起了自信心，又說：「今天人家正許給我一個新角色。我在這上頭想得到許多利益哩。我出演時，你看罷。」

「今天你不能談論那個嗎？」他和婉地固執地說。

「不，這樣一來，豈不是意料不到的事？」

「只願這事情永遠給你保留着你的歡心，」克利斯田很誠懇地說。



溫妮不很相信她所保留着的意料之事會使克利斯田快活。

她該在法蘭西歌劇裏充主角了。她最愛劇中的主人翁，那個小日內維芙，天真爛漫地，說些最不合禮的事情。她却做了些很好的事，她創造了冒險的生活。

然而她幾乎變了沒良心，她想要發現宗教徒與她的保護人所藏匿着的神秘，這個不能下定義的慾望的氣壓力表現出劇情的特徵。再則愛情使她先變胆怯，害怕，其後變為安靜而快活。這種婦女的傲慢伴着一種天真的勝利，當時，她同她的情人——現在的丈夫——在旅館裏給她的保護人撞見了。這情人，真湊巧，便是她的叔父替她選中了的丈夫。

扮這角色，在這個時候該只穿一條褲子，一件抹胸。雖則導演人，容許她穿上一套短裙，而她却顯演出劇情的真面目。她以為這個很有情趣，而觀者也可以得到純潔天真而誠懇的印象。

然而，克利斯田該如何說法？

剛演第一場，她便覺得大家歡迎。她能盡其所長貢獻給大衆，真是快活。她的「答辭」順口流出，像是不假思索似的。

勝利啊！在休息的時間，克利斯田來看她。謝天謝地！使得他也高興了！

「說罷，我愛，你覺得如何？」

他握着她的手，笑。

「妙不可言！……你也歡喜，是不是？」她點點頭，鼻孔跳動。四面八方都向她道喜。

刺心的恐懼與懷疑，到此都冰消瓦解。

她的「答辭」活躍而晶瑩。正是顯手段的時候。

穿着輕紗褲子，腿上套着絲襪子，安安閑閑地，清清楚楚地道白。只姿勢笨了些，胆怯些，眼光裏露出貞潔而害怕的神情。她覺得做得最有情趣，比之試演時的，成績更好。真使劇中主人翁復活了。

很勝利地完了場，克利斯田來找她，一句話不說。她覺得他愁鬱了。

第二天，她看了一切的報紙，真是有褒無貶。「不能忘記的盛事」，「一個新的創作」，都是批評家的頌詞。她特地進城去看朋友，兼趁着這次勝利去快樂一場。然而恐怕遇着克利斯田的心情，終是掩飾不了。

她一面走，一面預備好怎樣辯護。不，她不肯讓他毀滅了她的幸福。

中飯後，她到工廠裏去見她的未婚夫。他向她道喜，談了一番她的成績。溫妮鼓着氣，等候他的勸練，很耽心地細察他每一句話。……

「你對於戲院有何意見？你以為這劇本的招貼可以捱得長久的期間嗎？」

「這不用說的，批評家這樣頌揚，我相信這個可以演滿一季，往後我們可以  
做一個小小遊歷。」

「我知道這本戲是你的得意之作，但是……在第二場裏，你的服裝不能稍為  
變更一吓嗎？」

「這是不可能的」答辭「裏原有脫衣裳的話。」

「你同我說過，劇詞可以變換的。」

「是的，但我不願意變換。我很知道這劇沒有討厭的地方。你不覺得嗎？」

「你演得好極了！但只一層……今天辦公處裏人家對我說你很是動人，他們  
說話那副神情……」

「你不曾瘋了？假使我依照你的辦公處裏的那種野話，來安排我的劇情，豈  
不是笑煞人？」

「你該懂得我的意思。如果你曉得昨天晚上許多男人用哪一種的眼色來看你，

看你，每天晚上看……

「男人便怎麼樣？」

「我也是男人，克利斯田用沈着的聲音說。

「你不害羞嗎？……」

「也許。但這等事害羞也沒有用處，不能改變了什麼。」

「克利斯田，似乎你用些兇惡的兵器。」

「兵器嗎？」克利斯田眼睛釘住了她。

「你不能否認，克利斯田，你甯願我的成績少了些光輝！」

「你相信你所說的話嗎？溫妮？」

她不回答。

「昨天我曾經歡喜，越演下去，我越高興，直到最後一場。那時節，見許多男人總涎欲滴地看着你，我甯願你用另一種「兵器」——依你的話——來獲得勝



利麗。」

「這個不是真的，克利斯田！」

「你不相信我說的是『真』嗎？」

「你呢，你相信，我曉得你相信。然而都和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沒有關係。只你永不相信我能夠做一件出色的事情。你天天只等候我厭倦了，好轉身向你……」

克利斯田停止了，說話。一種苦惱直刺心懷。她有理無理，他不曉得。天啊，這歷史何等醜惡啊！

「不，不，這絕對不可能！」溫妮嗚咽地說。

「溫妮，你看，什麼絕對不可能？我愛。」

「這樣延長下去是不可能。」

「你是什麼意思？什麼不該延長下去？」

「我們二人，我給你受苦，你給我受苦，怎能延長下去！」

她脫了手套，把訂婚的戒指褪了下來。

「不啊！溫妮！溫妮，我哀求你，我讓步了……」

「我正不願意要你讓步哩！我的戒指，也還了我罷，克利斯田……」

「她有道理」，克利斯田晚上回家的時候這樣想。這真是不可能！一根繩子綁着兩個人，背着方向走，每天總有好些看不見的纖維漸漸地被一些小東西割斷。倒不如索性讓牠整根繩子都斷了，還痛快些！

話雖這樣說，他何等愛她！她呢，無論如何，總算也是愛他。不，這再也不可能了。永遠地不相信託了！他們從來便沒有真真的推心置腹過！剛纔他不是對自己說過嗎？「她去了，她去自由之路，你呢，你障礙着她；」他又不是想過嗎？終有一天他的家庭，他的愛情，他的孩子們，會把她纏住了；他又不是希望過嗎？縛着她的雙翼，不讓她飛了……

是的，這真不如意，真不雅觀。去年秋天，她曾經和杜爾納出去過許多次，他曾經吃醋，但他不露出來，只心裏不再信任了。自然，杜爾納不過是一個兒童時代的朋友，但她總想要和上流社會往來，——克利斯田所謂 *salon* 的環境——這種社會裏，他毫不希望她到裏頭廝混。

不，他所能貢獻給溫妮的東西，他沒有收回的權利。

愛情！愛情是什麼東西！竟不能忘記了小小的怨恨，又不能阻擋壞思想混入他的精神……

克利斯田退還了戒指給溫妮。



溫妮哭着接收了戒指。她早已想到總有些好或壞的影響；但是，一刹那間，她忽然覺得不很相信姻緣便斷絕了。

她哭，她很熱烈地要再見克利斯田。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她的錯。

起先她希望常能相見，一切都好安排。但是克利斯田到辦公處與出來都有一定的時間，和溫妮的時間剛巧衝突。她有時看見杜馬，他曾看見克利斯田，然而他所敘述的只不過幾句不關痛癢的話。

不久她又遊歷去了，假期又到了。

過了些時候，她不像從前那麼厲害的想他；然而每次她要再見他的念頭起時，仍一樣地熱烈。

下一季的一天，柏凱對她說：「你看到報紙嗎？你的前時的未來的公公死了。」

她只聽見了「前時的未來的」和「死了」。那時她該出演了，只差幾分鐘，但這幾分鐘真是格外長久。她很機械地做了「答辭」，精神癱瘓，像失了知覺。

柏凱遞給她一張晚報。她看：

「我們的可愛的父親水運監督賴爾思朱爾德，昨日忽然壽終於南梭斯，享年

五十七。

恕不發帖。

我的缺席的兄弟與我自己的名義。

克利斯田朱爾德。

她的第一情緒乃是無量的歡欣。曉得克利斯田還活着，心中安慰，歎了一口氣之後，一種新的歡欣却隱藏了。當天晚上，她便要寫信給他。可憐的愛友啊！他何等愛他的父親！但她不能很誠懇地分受克利斯田的苦痛。現在呢，她可以重復歸他，他或者有用得她的去處。

她寫信給他要求一個約會。他願意一切爲他盡力，她的能力還夠替他幫忙。除她之外，沒有第二個人像她那樣曉得清楚他父親死了後他的損失。

她給他寄去一封長信，深情而有見識的信。她想要巧妙地溜進了克利斯田的心。

要待好幾天後方有回信，她耽心得幾乎成病。天啊！但願她能歸他，現在這樣受痛苦的他！從今而後，她再也不守着爲我主義了。她此刻曉得沒有愛情是怎樣了。她快變好了啊！低首下心，賢妻良母。

第二天，她到他家裏，他搬了家了。好容易找到了他的新地址，他又剛剛啓程了。

第三天，晚上回來，收到了從羅羅斯來的一封信。她熱狂似的拆開了信封。  
『可愛的溫妮，

你的可愛的信寄來，我真感謝不了。我接到電報說我父親死了的時候，我原想給你寫信；但我沒有這勇氣。……我不曉得說感謝你到什麼地步。

你認得我的父親，你們也曾是好朋友，你該知道我和我父親的關係怎樣。你在我受痛苦時惦念我，我很知道，我因此得了不少的慰藉。你的花圈恰在我整裝待發時收到了，我已帶着走，將安放到他的墳墓上，當做你份下的禮物。多謝，

多謝，可愛的溫妮。

但我以為當我回來時，頂好我們不相見。我未嘗不很想見你，但只甯願這樣。過去了的事情，那裏還有法子挽回呢？我曉得你是一個好伴侶，我永遠願做你的愛友……

父親受了中風症，突然去世了。他免了疾病，免了痛苦，長辭人世，也許對於他倒是好事；至於我呢，他年紀不算老，忽然來了這件事情。真真令我傷心啊！

這幾行字是在火車上給你寫的。

再會罷，可愛的溫妮，我疲倦極了，鉛筆從指頭上墜下來。再說一聲滿心感謝，相信我罷，一行一字都是我的熱烈的謝忱。

你的忠誠的愛友的千種回憶。

克利斯田朱爾德。」

一天晚上，溫妮，畢爾支，媿媿都到彼娜孀娘家裏去。恰當她們下電車時，下了一陣大雪。路上泥滑，這班少女怕跌倒，臂膊夾着臂膊，戰戰兢兢地走，嘻嘻哈哈地笑，媿媿的笑聲最高。她們周身雪白，活像些雪人兒，到了電車站。

溫妮因疲倦，一句話不說。在彼娜孀娘家裏，她們往往談到最近的一本那威劇本，演了三次，結果是失敗了。這是很討厭的一本戲劇：一個少女品行不端，在末場，她變了一個浮華女子。至於裝飾也是她們談話的好題目。某種價錢的衣服只演得三場，真個討厭！又她們的意見也不一致：媿媿覺得末場的夜外套最出色，勸她不要改變。畢爾支主張把灰色的天鵝絨替代了雜色的點綴；至於彼娜孀娘呢，態度最鮮明：溫妮決不該穿這外套，該完全換了纔是……天啊！她怎麼能夠在這家庭呀！她留神看過她一些時候——想不到一個婦人的身體，披着一件十來枚英吉利扣針扣着的旗袍，兩道皺紋，自肩頭壓到腹部。



連頭巾的外套，和她的年紀不相稱。黑綢的帽子，黃銅線張着，天鵝絨和襪色的駝鳥絨鑄着。

媿媿呢，怪事奇聞，不知多少，常只敘述她的戀愛的平常歷史。至於畢爾支，可憐的小孩……

『馬覺爾斯坦，車到盡頭了，Alle' ranssteigen (註1)』一個德國人這樣叫。

(註1)德文，「人人都下去」的意思。

溫妮盡量地大笑起來，她的女友們都勸止她，但她還是鬧嘈嘈的，惹得過路的人都回頭看。

畢爾支喊道：『溫妮，人家要說你醉了……』

三個少年穿着跑冰鞋子，在第二班電車下來，在她們前面走過。最後一位脫帽爲禮，他的同伴也跟着施禮。

「喂，這是克利斯田」媿媿說。

轉瞬間，溫妮鎮靜了。

報紙上的批評引起溫妮的煩惱，夜裏閉不了眼睛。「伊爾希姑娘，天賦絕藝，竟在羅娥一劇裏失敗了……」這還算平和一點的批評。還有：「不結實的劇界明星伊爾希姑娘，在最後一場，光輝頓滅在戲院的淚波裏，——伊爾希姑娘不能給一點兒生活與瑪黛璣，一個社會的原告。」

她常常聽見一樣的論調：「豔麗，細膩，但不博大。」總之，無意義的才藝，有窮盡的才藝。「一些小小的歌劇，俚曲，還行；至於出色的，活潑的事情，她便沒辦法了。」溫妮自問，到底這些批評家有沒有道理？

她自信能了解羅娥：起初對於生活有強烈的樂趣，一天一天的減少了，結果是倒運，一切反叛的言語，無非為世界的少女的哀鳴，她們希望的是幸福，但是路不通行；怪不得她們有怨言，社會踐踏她們，迫着她們坐在黑暗裏，不論是

品行不端，或誠實勤劬，終日竭盡精力在辦公處做事，晚上孤另另地回到可怕的膳宿舍裏，……和她所愛的一個男子訂婚了幾年，只落得漸漸疲倦，因一切都引入失望之途；而所謂禮教，又和這兩位相親愛的少年人搏戰。……或者，和她的家庭成仇，譏笑母親，和兄弟姊妹吵嘴；父母未嘗不愛，但是，小小一所房子裏許許多多的人，鎮日價聽見門外剝啄地響……

以上所述，便是溫妮所想要表演的。那些長而劇烈的「答辭」，也許構造得很妥當，但倒還活潑動人。羅娥，一次墮落，便對於無論何人都抱怨，尤其是對於社會；自身却不負責任。

這個正是該表顯出來的；但當試演時，人人都勸她改變方針，說她這種表達是不會有效果的。除非人家的批評使她失了自信心，她的同人的說話實在有理：……這次的失敗，不是沒有才藝的失敗吧？

初演的時候，她差不多是輕視批評。她自信心很強，以為她有大才藝。終有

一天人人都贊成的！她只有這一本劇，一本真的戲劇，對於她自己，不過是兒戲；而對於社會，要顯示戲劇是什麼東西。當在他人演劇，大受歡迎的時候，她非常的想要指摘出他們表達的荒謬，笨拙而浮誇的語法，一切都無生命。然而批評家和一般人都覺得這個很好。也許別人倒有道理嗎？這麼說起來，劇場上不能表現自然，否則是她不能把自然與藝術連在一起……

但是，假使她在西提戲院是第二等伶人，還能保存她的地位。她在戲院裏，不得自由。常是一樣的光景：一個頭目，是她所附屬的；許多同人；沒有一個能和她一致；還有便是金錢上的難關。她現在不得不守着戲院吃飯，沒有一個辦公處要她了。唉！一個女伶！……

天啊！克利斯田的話，何等有理！克利斯田，她想他不曉得多少次數了！看見他的面，聽見他的聲，該怎樣快活！他曾經想要救護她，不讓她走到會使她受損害的環境去。是了，誤會從此而來，他分明曉得她不能開闢一條生命之路，而

他不能幫助她，真夠使他痛苦了！

天啊！昨天從嬌娘家回來的時候，克利斯田會不會猜她醉了？

溫妮在新劇本裏不出演，覺得倒好。然而倫敦特戲院的劇却該是她演；現在人家把種種的角色都給她了。

溫妮一面想着這個，一面走向跳舞場去。不，她那裏預備去跳舞，沒有一件事能娛樂她了。再者，她又到的太早。戰戰兢兢地停了脚步，注視着帶白色的地面與賀爾門哥倫的無數燈光射到山上的反照。

她懶洋洋地爬上了蘇爾凱德路，秘密的希望，是想要遇見克利斯田。這麼晚了，他一定已經離了工廠。再者，廠屋已經沉沒入黑暗裏了，他也該出來了。

她下來，到了路上。好幾個少年鬧嘈嘈地唱着歌走過，她轉身向工廠走去。他們假粧跟着她，叫她。廠門還開着，溫妮進至天井裏。

辦公室裏還有燈光，溫妮望見克利斯田和一個工頭說話。看着那工頭走了，

她躲在暗地裏。

房門半開，她望見克利斯田，背靠着寫字檯上。

也不想事情是怎樣，也不反省她做的是什麼，她進去了。聞慣了的樹膠的氣味，柏油與其他的氣味，都撲入鼻孔來。深一脚淺一脚地在電線的圓柱上走去，走到了克利斯田的寫字檯邊。

他突然扭轉身子。

「溫妮！」

他的面色頓變，呼吸短促。溫妮周身顫戰，隱不住顫巍巍的聲調。

「我到這一區有些事幹……我……我想向你說個晚安……我願意曉得你身體可好……所以我進來……」

「你來得好，可喜得很……我正要出去，許我陪你走嗎？我……我們……」

……」

她聽不見他說的什麼。他說時聲音很低，爲感情所衝激，顫巍巍地收拾寫字檯上的書籍。

「溫妮」！

她本能地投入他的懷裏。

……她稍爲掙開些他的擁抱，好靠近他的耳朵低聲說話：「克利斯田，你曉得不？假使不像現在這麼一來，我要變瘋了。」

他們，發瘋似的緊抱着。

「克利斯田，你記得你寄給我那一封信嗎？」

「請不要提起，溫妮。我真後悔不及！那時節，我不復是我了。我父親剛剛死了，我便趕回家裏，分明曉得不能再見他。……我沒有再獲得你的力量，甚至於不敢以朋友情分和你出入，怕這麼一來，什麼都完了。……」

「寄了那一封信之後，我好不懊悔！縱使你只用你的小指頭捻着我，我該用

雙手攬着你纔是。」

他們倆歡笑夾着嗚咽。

結果，他們決定出去了。

「自從那天晚上在火車站跟你分別了之後，我天天只想着你」，克利斯田說。  
「剛纔你來的時候，我正在想你，我以爲是個幻影呢。」

戲院咖啡館裏的人不多。

「你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美麗，」克利斯田替她除下了外套。溫妮微笑地表示感激。她穿着紫色旗袍，怕更形容面色的淡白。她的眼臉紅得很，

溫妮很熱情地握着克利斯田的手。

「你呢，你變了一個高大漢子了。」

他莊重地微笑。

「我們兩人都變了大人了。」



「我們不再提起這個罷。」

「不，克利斯田，我不想喝香檳酒；我的愛人，你不瘋了？」

「不行，不行，多少要喝些。你常對我說過：『當我穿得齊整的時候。我愛喝香檳。』」

溫妮把長而白的手套褪了下來。

「克利斯田，我希望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訂婚。」

國家戲院的戲纔散了場，許許多多的觀客進咖啡館來了。溫妮時時施禮，看見好些面孔在她前面經過，像在大霧裏。

「請你還我的戒指，溫妮！」

她點頭承認了。

「你不質問我些事情嗎，克利斯田？」他很莊重地注視着她，搖搖頭。

「既然你自己情願再來歸我……再者，我少了你便『不能』生活。」

溫妮靠着他耳邊低聲說：「克利斯田，當沒有旁人看見的時候，我還給你的戒指，我長跪在你跟前，吻你的手」。

克利斯田微笑，但他的雙唇却顫動得厲害，他閉着眼，停一刻纔說：

「天啊！老成一點兒，不要小孩子氣啊！」

他們慢慢地走向溫妮的住處去。她攀着他的手臂，還幾乎跌倒。新下的雪膠住了鞋底。無情的北風把雪花打到他們的臉上來。

「跟我上去罷，我好還你的戒指，」溫妮懇求說。

溫妮房裏火熄了，冷得很。

街燈反照到薄霜蓋着的玻璃窗上，成淡綠色。溫妮找洋火……燈裏的煤油已經完了，她點着鋼琴上的蠟燭，然後拿出些乾葡萄和葡萄酒來。

「不，溫妮，不要酒了，天太晚了，你曉得不？」

「我不管」，溫妮說時，伸手向橫櫃的抽屜裏掏摸。

克利斯田走近她身邊，擁抱着她。好些香料，手套，女衣等物的氣味，從袖襪裏透出來。

「這是你的戒指……」她把戒指套到他的指頭上。

「Shea! (註一)克利斯田!」

她坐在他身邊；很近，非常的近；在沙發的一個角兒上。

(註一)那威等國的熟語，舉杯喝酒時常用。

「克利斯田，如果你真的愛我，請多坐一會兒，現在我怕孤獨了……我已經孤獨了許久，你曉得不？」

他把臉貼着她的頸，緊緊地抱着她。他生平所鍾愛的小身材……

「溫妮，我的心肝，我很熱烈地希望的，只有一件事：永遠不離開你！」

當她最後一次抱着他接吻之後，把她的鑰匙遞到他的手裏，很耽心地微笑說：

『過去的，讓牠過去罷，不必懊悔，克利斯田。』

他慢慢地走。北風抓着臉皮，雪點蔽着眼睛，他毫不覺得。那些路都很荒涼，真是萬籟俱寂。

那小愛人，……她獨坐無聊，此許正在哭罷……她的房間，本想很美術地點綴一吓子，而今只落得冷氣侵人……此刻她也許睡了罷……

至於他自己呢，只想打瞌睡。他將要懺悔嗎？那裏用得着懺悔？……中飯的時候，他還推測不到快要遇着什麼事情哩……

話雖這樣說，如果這事變了另一個樣兒，他也許還幸福些。他還算幸福……懊悔嗎，未免太傻吧。他們年紀輕，相愛深，不該把他們的行為報告別人……他想到又小又冷的臥房，她的熱狂似的撫愛，與她的脆弱的身體，他真無限傷心。

不能自禁……

## 五

溫妮慢慢地從阿凱爾路走過，時時停步，很羨慕地望着電車及別的車子。然而，她只該走路，因她原爲的是運動而來。天氣不很好；溼氣重重的濃霧，大雪正在溶化。十一月的黃昏淒涼得很，街燈放出淡黃色的微光，很可憐地照到泥濘的路上……

柏凱跑到她跟前來了：

「唉，溫妮，你可安好？整天幹些什麼事情！新編的一本戲，你還沒有去看，該有點兒害羞吧？你該去定今天晚上的位置，帶你的丈夫來。克拉克拉米拉利亞實在不壞，你曉得不？至於我呢，我不願意說到我自己。」

她到底走開了。這似乎太傻；但她等候着三月裏的孩兒，自覺此時的身體粗胖，很不雅觀，所以每次遇着朋友，都覺得有點兒害羞。

她在店舖前停了脚步，眼不轉睛地望着些嬰孩的衣服：好些白羊毛製的很可愛的小小袍褂，到有了一個小女兒的時節，裝飾她，料理她，何等有趣！說老實話，她並不怎樣渴望做個母親……幾年後也許……但此刻……總之，她要改變意見吧。她常對克利斯田說，她覺得有厭世的觀念，因她很受痛苦。

她又在一家店子窗外停了脚，好些薄絨布陳列在那裏。她需要粗布衣與梳妝衣。唉，她有這麼多的需要。

溫妮看看手錶，她出門只一個鐘頭。她於是進墓地去，這邊比之大路還髒些，淒涼些。

她在夏爾洛德的墳前徘徊良久。墓上的花環已經褪色；菊花與玫瑰腐爛成爲又溼又黑的汗點。况且花環又不多，更形容得悽慘。

……九月間諾爾馬克的一個小湖裏，發現了她的屍首。她是用手槍自殺的。克利斯田不許溫妮看見死屍；但到葬時，他們却來送殯。那時候，愛蓮真是肝腸

寸斷。雖然只悄悄地哭，但聽她那種斷腸的嗚咽，哭到幾乎窒了氣息，真是可憐。溫妮不曉得怎樣勸她。愛蓮的痛苦的痛苦，她知道嗎？

克利斯田與溫妮跟着赫德維克與她的丈夫後面走。赫德維克的眼眶裏流下許多大顆的淚珠，像一個不幸的小孩。她口裏唱着聖歌。聲音溼溼，但頗高，有點兒假。溫妮說過，這令人有信託之感。赫德維克想要人家唱：「地下之美……」因夏爾洛德曾經說過這歌有天堂之美。

溫妮自從與克利斯田二次訂婚後，很少與夏爾洛德來往。赫德爾斯不久便死了，夏爾洛德該非常地悲傷，但溫妮從來不曾很了解她。

當她的婚期，夏爾洛德很客氣，送她許多東西：一張工作桌子，一張藤椅子，好些圖畫，刺繡品及鮮花。她又幫助她佈置許多傢具在他們新賃的住宅裏。她屢次向她說要離開城市，也許她已想到她快要做怎麼了，也許她已料到現在已經做過的事情了。

朱爾德家住在附近墓地的一條路上。溫妮雖已住了三個月，老是想搬到別的城市去。她真不喜歡這屋子，微弱的太陽光照進來的時候很少，而且只在臥房裏；至其他的房間，她常在那裏工作的，却給她一個漫漫長夜的印象。屋子髒得不堪，而這一區都有窮苦不堪的景象。溫妮覺得好像到處有人偵伺着她：單調的，無盡的，一排一排的窗子，用價值很賤的簾帷點綴着，簾帷的後面，像是隱藏着許許多多的眼睛。毫不奢華的小店舖夾在許多營房樣的屋子中間，還有雜色的花架子裏的鮮花，白色而缺口的瓷瓶子。到了晚上，掛燈亮了，她可以看見到處都是核桃樹製的櫃子，鍍銀的茶壺子，玻璃的鮮紅的糖菓碟子。

這令人有一個印象：許多木房子的鄉鎮，好些灰綠紙糊的隔架圍繞着，而今已毫無光彩。

這裏所有的人們，都有的是二房客。每天早上，可以看見好些人，老的，幼



的，種種的——小職員們——出門，各到各的辦公處去。

她家的左近，有一家舊的木房子，幾顆樹圍繞着。從前的時候，該是有一個美麗花園，但人家已經建築房子，剩下一角的草地，還被芟除。地面盡是踐踏過的堅土。樹身被孩子們朝夕攀爬，已破壞了樹皮。克利斯田覺得門外的小園子倒還可愛；至於溫妮呢，獨自一人，整個上午坐近窗前，悶損損地呆看着脫皮的樹子及兩株還剩綠葉的紫丁香。

住宅裏寒冷而陰沉。女僕已出去了，剩下溫妮，坐在椅子上，披着圍巾在打寒戰，懶洋洋的，不願生火，也不願換去溼鞋子。

有人敲門了。謝天謝地，原來是畢爾支。

「畢爾支，你肯不肯幫我一個忙，給我生火？如果你肯把煖鍋的火點着，我們可以喝兩杯茶。天氣壞的很，是不是？……你看，你織的花邊還不夠哩。」溫妮打開一個包袱，裏頭是些小襯衫與小兒用的，擋涎披肩。

「溫妮，今天我不能做得更多了，但禮拜六包可完工。」

「你這個人真好。禮拜六兩點鐘可以完工吧？你可以同我們一起吃晚飯，並且幫助我用機器縫衣服，我現在什麼都做不了……畢爾支，你怎樣了？你有什麼事情？」

畢爾支好容易纔生了火，傍着火櫥坐，眼不轉睛地注視着火燄。

「溫妮……哈幹和我的事情從此完了……」

「我親愛的畢爾支……」溫妮走近她身邊，手撫着她的肩膀。畢爾支悄悄地哭。

「一切都還有法子想，畢爾支。」

畢爾支站起來，到桌子旁邊坐下。

「唉，不，決不能再有辦法，他別有所戀了。」

畢爾支頭伏着案，只是哭。

溫妮站着，呆看着她。她這種失望之淚，算是最悲慘不堪；溫妮自己的痛苦，與夏爾洛德之死，都比不上這個……畢爾支悄悄地哭，她也不想搗亂，因一點兒希望都沒有了。她的將來的計畫隨着她與古爾塔特中將的結合同時斷絕了。她不復認識生命了。

溫妮很願深深地吻着她，安慰她；然而有什麼話可說？說哭沒有用處嗎？說那男子值不得爲他而傷心嗎？說她年紀輕，生命之花正在眼前，像她這樣好人，該享受厚福嗎？不，這哪裏是真的？好人？好人毫無益處，只落得多受痛苦……她緊抱着畢爾支，但她自覺胆怯，只能撫摩着她的頭髮說：「畢爾支，我親愛的畢爾支……」

「你曉得不？我老早便知道靠不住了。他已經出了軍官學校還不肯舉行正式的訂婚……但我一方面，我總希望不至於斷絕關係……然而我常對自己說：「你永遠不能嫁他，你和他無緣，他也並不愛你。」而且她……她，賴克希爾德，人

又不錯——你曉得不？很漂亮一個女子，她的父母很有錢，赫父奇路那一所美麗的屋子便是她家的……」

「唉！那麼……」

「不，你不該相信這個，溫妮。哈幹也還不是自賣的人，但她這樣好，她常在一個社會裏來往，我不能到那邊，她却跟定了他……我原該即刻和他說，但我沒有那勇氣，後來我極想要守住他，再克服他，我明知沒有用處，但我總想多用幾種方法試試看。前天我收到他的一封信，於是我去看望他，而他……」

她們聽見克利斯田把鑰匙在門鎖裏扭轉。

「我走罷，溫妮？」

「不，畢爾支，我不肯讓你走。」

克利斯田進了房間：「晚安，愛人；噫，你也在這裏，畢爾支，晚安。」

「我該走了。」

「說那裏話，我的愛友，陪我們再坐一會兒。我已經帶了些蝦子回來，——克利斯田說時，很得意地呈出他的包裹。——呀，你們爲什麼站在暗地裏？」他刮了一枝洋火，點着了燈，溫妮想阻住他，已來不及。他看見兩副臉孔飛紅似的還帶着眼淚，只嚇得他目定神呆，捏着燈帽子在手裏。溫妮示意給他，叫他一句話不說。畢爾支出去了。在外廳裏，溫妮抱着她笨笨地接吻。

「當你這個境地，我實在不肯讓你走，這一夜該在這裏歇。克利斯田可以到飯廳裏睡去。」

畢爾支只想要走，再者，她不敢和克利斯田說話，不敢告訴他。

「我們到我的臥房裏去，他來呢，我趕他走。你連他的面都不見……不，我不忍離開你。不肯叫你獨自一人守着你的臥房哭一夜。」

「唉！溫妮，假使我沒有現在這種職務，我早已跑回到家裏，和母親接吻……別人也一樣，尤其是母親。我呢，我得了這新位置，何等歡喜，正儲蓄些錢爲

結婚之日！」畢爾支，這話惹了淚人兒。溫妮毫不遲疑地披了外套，戴了帽子，跟畢爾支走了。



她回來時，克利斯田正在害怕，趕緊跑到臥房裏看她。她的外套還沒有除下，已經一五一十地都告訴了克利斯田。這樣一來，自己可以減輕了些煩惱。克利斯田生氣極了。哪裏來的流氓！和一位女子訂婚了幾年，又趁着畢爾支辦公的時候，和另一個女子天天到外面逛了一年多。何等無情！何等無賴！

到底不能不吃飯。那些蝦子的氣味，幾乎使溫妮作嘔。

「溫妮，你前兩天纔說過想吃蝦子哩。你總得吃點東西纔是，斷不能如此延長下去……」

溫妮坐在梳妝檯前，鬆了頭髮。天啊！她的尖臉像個雷公，面帶鉛色，像個什麼樣子？……現在當她深思默想的時候，她往往感到一種大恐怖。幾乎願意在

分娩以前便死了罷。

克利斯田進來，手握着她的頭髮說：「愛人，你哭？」她兩臂扳着他的頸，使頭貼着胸膛。「溫妮，我的乖乖，爲什麼你哭？不止是畢爾支的事情使你哭吧。我看見你如此，心裏好不難受！我能安慰你不？」

哪裏不是？尤其是爲着畢爾支。當我送她出去的時候，你曉得她說的什麼話：「假使我不到這個世界來，豈不是好？」她拿他的手放在她的胸膛上說：「你以爲我們的孩子將來也會有一天說這種話嗎？」

克利斯田很深情地緊握着溫妮的手：「愛人，我哪裏曉得？但我想凡是一個人，總有些時候顯死。然而愉快的生活也未嘗沒有，你記得在班特哥特的時節嗎？……」

「呀！真的，何等好日子！……說哩，我還忘記告訴你，當我向彼娜嬌娘報告我們的婚期的時候，她向我說了些話。」

「該死！她說瞭什麼可以注意的話了？」

「你聽我說……她劈頭一句便說『溫妮，你快要生一個孩子，』——你看，克利斯田，不要那樣態度，——你以為她如果不打算到這一層，便不會送給我一架縫紉機嗎？唉！彼娜嬌娘真是好人，你不要疑心！……別說話，靜聽我說，我正說到有精采的一句話哩——她又說：『噓！我的小溫妮，你的前途，不會更壞，現在你有了嚴重的事情，一定變了一個好婦人。』——她又說：『今天以前，你永不會擔當這等大事……』」

克利斯田跪在她面前：「溫妮，溫妮……」

她渾身顫動，覺得抽筋，她哭，又發狂地笑，自己也莫明其妙。

◎ ◎ ◎

溫妮躺在牀上，動彈不得，聽憑看護婦扣好她的夜襯衫的鈕子，把她的孩兒放到搖籃裏去。



「夫人，要睡一覺纔好，我把窗簾放下來罷。」

「不，不要管罷，我還可以睡得着。」

溫妮轉身向着窗子。太陽的光線離開了，但院子裏還有日光，風勢頗大，雨點經過窗前，畫出一道曲線。溫妮歸思縈懷，默想着春風的和煦，……

溫妮得了許多花：容易凋謝的毫無色彩的秋牡丹，好些青苔纏繞着；鮮紅色的馬蘭花；還有些水仙花在菩提樹枝中間，很有自鳴得意的樣兒。這些花差不多都是畢爾支帶來給她的。

畢爾支差不多天天都來。溫妮與她的孩兒和畢爾支的關係中間，很有不少傷心事。在孩子未出世以前，畢爾支縫好不少的小衣服，她期望孩子的心……然而，表面儘管如此，而內心究竟還隱藏着深愁。

畢爾支二十三歲的人，無可奈何地放棄了自己的幸福，只好安心忍命地把別人的幸福來聊以自慰：爲別人而工作，愛別人的孩兒……溫妮還能成家，還有孩

子以自娛樂；她呢，想着從前，該勝過溫妮千倍……

溫妮聽見畢爾支向孩子說：「向你的畢姑姑笑笑罷……」的時候，總覺得心中不安……不，她不能決定叫畢爾支一聲「姑姑」。

一個麻雀飛到窗前，停在太陽晒白晒枯了的聖誕堆上，另一個跟着飛來，一刻間，來了一羣，翻尋麥穗，發出尖銳的噪聲。

這羣麻雀，與這聖誕堆引起了溫妮一種記憶。是了，正是她該臥床的那一天……她下去幹些事情，看見好些麻雀正在麥堆上翻尋她覺得有趣，站着看了一會兒……

當她睡醒了的時侯，天色黑了，飯廳裏的燈亮了。

「克利斯田！」

「麥人，她已經好好地睡了一覺，你曉得不？你要不要燈光？身上好不好？如果你要吃飯，我叫看護婦預備了來。」

臥房裏燈亮了，照着許多鮮花，很有做節的光景。

「呀！多美麗的玫瑰！是你帶來給我的嗎？」

克利斯田擁着床沿坐下，吻着她：「親愛的溫妮，你該餓了？」

「不，我想再等一會。你要回到辦公處去嗎？」

「唉！是的，我不得不去……」

「明天我可以起床。湊好是禮拜日，你可以整天和我們在一塊兒。我要你扶

我走路，我怕忘記了……」

「謝天謝地，明天你就可以起床了。」

「而且我的臉不很黃了。天啊！我仍舊長得好看些，多麼可喜的事！」

克利斯田很溫柔地撫着她。

「溫妮，我愛你。」

「我愛，你看見我能站起來，該怎樣喜歡！我在床上，簡直一點兒事情不能

做……」

「算了，我用不着你做怎麼，你放心吧。」

溫妮微笑，很熱情地撫摩着他的手。

克利斯田，要我喜歡，該告訴我說：屋子裏一切都零亂不堪，沒有人照顧你吃飯，襪子破了沒人料理……

「……把孩兒遞給我，克利斯田。」

「停一會罷。此刻該給她喂乳瓶子。」

「還請遞給我，只幾分鐘也好。」

克利斯田抱起孩兒，周身裹着襁褓。他抱慣了，已經頗為熟手。

「克羅生夫人有了孩兒。不自己喂乳，只給他些Mellin's Food吃，養得胖胖的。至少是克羅生夫人向我說過這話。」

溫妮握着孩兒的小手。這一雙紅色而有繡紋的小手從太大的袖子裏伸了出

來。這是一個瘦弱的小孩，皮裏的筋脈成淡紫色。

「克利斯田，我想起我的母親，從前該是怎樣地愛我！……」

克利斯田俯着頭向着妻子與小兒。

「至於我，我想着我對你二人的深摯的愛情。」

「克利斯田，假使有人對我說：『如果要長保守着你的孩子，須得你再受一場災難，』好！我便甘心承受，毫不害怕……」

克利斯田到辦公處去了。溫妮手撫着孩兒的柔嫩的頭。覺得她剛纔說過的一番話，洋溢充塞了臥房。

唉！真的，她可以毫不遲疑地做去……有時，她覺得愛克利斯田與愛兒的情如此之厚，她的心將要跳出胸膛而碎裂了。

她該怎樣做纔能夠表示對他的愛情呢？她常常想要做些不可能的事，想要盡心竭力地酬報他，因他之愛她勝於她之愛他，她自覺不配受他愛到這地步；她心

中很是不安：施恩少而受恩多，實在對他不住。如果有一天她能自犧牲，正是樂事！……

去年整個冬天她對他實在不好。她不是這樣想像嗎：他常談到兒女，談到他給她的快樂，這不過是相信此刻的她，心中只有他與兒女，沒有別的了。她哪裏料得到今天的事？

……話雖這樣說，她所演的最後一劇，總算有一部份的成功。這種成功，也許來自她的物質的特別境況，或者來自前一年春夏兩季的生活，總之，她已經使她的情緒變為最自由的了。說老實話，這不算確定的成功，還不能使她與衆明星並列……

而她總還捨不得離開戲院。連克利斯田自己也心中不安。一切都像很遠……直到托爾弼來看望她的孩子那一天。……她的最近的成績，成了許多談話的資料；她絕對應該在身體復元之後，即刻回到戲院去，而且克利斯田也對她說過：

戲劇便是她的性命，他不願做她的職業上的障礙物。結果是他懇求她說：「溫妮，爲我去做罷！」

不，她實在不能。自然她很曉得克利斯田絕對不肯阻礙她的前程，他當娶她的時候，已經曉得是委屈了她了。

然而，這是不可能的事。她不能再演劇，只好做一個克利斯田的人：一個小心的忠誠的妻子。

這時節，她是否還絕對地相信她的才藝……

不一定了……她投入克利斯田懷裏，唯一的空想的希望乃是想藉着他的撫愛，與他的熱情的甜吻，消滅了重上舞台的意志。

她這一輩子終久有些不如意……一種東西，內心的，不能下定義的東西，在克利斯田朱爾德家裏終久找不出來。

什麼東西？誰也不會知道……

她攬着她的女兒緊緊靠自己。

「你也不，你永遠不會知道，決不會，我的小諾拉。」

十八年一月五日譯完





博 醫 書 店

冊 數 1

售 價 0.20

馬